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九命奇冤

 **E-BOOK**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第一回 乱哄哄强盗作先声 慢悠悠闲文标引首

“唉！伙计！到了地头了！你看大门紧闭，用甚么法子攻打？”“呸！蠢材！这区区两扇木门，还攻打不开么？来，来，来！拿我的铁锤来！”“砰！砰！砰！好响呀！”“好了，好了！头门开了！——呀！这二门是个铁门，怎么处呢？”“轰！”“好了，好了！这响炮是林大哥到了。”“林大哥！这里两扇铁牢门，攻打不开呢！”“唔！俺老林横行江湖十多年，不信有攻不开的铁门，待俺看来。——呸！这个算甚么，快拿牛油柴草来，兄弟们一齐放火，铁烧热了，就软了！”“放火呀！”劈劈拍拍，一阵火星乱迸。“柴草烧他不红，快些拿木炭来！”“好了，有点红了，兄弟们快攻打呀！”豁刺刺！豁刺刺！“门楼倒下来了，抢进去呀！”“咦！怪人说梁家石室，原来门也是石的。”“林大哥！铁门是用火攻开了！这石门只怕火力难施，又有甚么妙法？”“呸！众兄弟们有的是刀锤斧凿，还不并力向前，少停，凌大爷来了，倘使还没有攻开，拿甚么领赏！”“是呀，我们并力攻打上去，不怕他铜墙铁壁！”好忙呀，刀儿，锤儿，斧子，凿子，一齐乱下。“好了，我这里打下指头大的一点来了！”“我这里芝麻大一点也没有动呀！”“暖！攻了大半个时辰了！我老林打家劫舍，也不知经过几百回，却没有经过这样为难的事，兄弟们不要白费力气了，设个法儿，用软梯上去吧！”“不中用！这一个石室，没有天井，就有两个窗户，也不过一尺来高，四五寸宽，哪里进得去！”“那么，我们掘地道来！”“也没用，这个牢房，是我老子在世的时候承造的，他常常说起，说这牢房底下，四围打了一丈二尺深的沙桩呢。”“这可难了！”“轰！轰！轰！这是三响号炮，凌大爷到了！”“凌大爷，这石室攻打不开，还求示下！”“吓！你们在我跟前夸了嘴，此刻闹到骑虎难下，难道就罢了么？”“大爷不要动怒！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！”“快点说来。”“好在大爷不是要取他钱财，……”“我大爷有的是铜山金穴，要他钱财做甚么？这个不消说得！”“只要结果他一家性命，我老林还有一条妙计，不须打破他这牢房，便可以杀他个寸草不留！”“也罢！我本来只要杀了他弟兄两个，怎奈他全不知机，只得一不做二不休的了！老林！你就施展你那妙计吧！”“兄弟们搬过柴草来，浇上桐油，就在这门前烧起来，拿风箱过来，在门缝里喷烟进去，……阿七！你飞檐走壁的功夫，还使得么？”“老实说，我虽然吃了两口鸦片烟，这个本领是从小学就的，哪里就肯忘记了！”“既这么着，你上去把四面的小窗户，都用柴草塞住了，点上一把火。”“可以，我就干这个。”“凌大爷！这里有马鞭，你且坐在上风一边，看俺老林成功也！兄弟们快来动手！”好热闹呀。怎见得？——毒雾迷天，浓烟匝地，风过处红火焰焰，火低时黑气腾腾，添柴草得奋不顾身，遑问焦头可虑；拉风箱得乱抒双臂，不辞额之劳。四壁厢犬吠鸡飞，一霎时神号鬼哭。尽任他锣声震地，官军赴援无人。只听得炮响连天，贼徒声势愈大。桐油烟臭恶难闻，向石门缝中钻去，催命符容情不得，从阎罗殿上颁来。叫尔室中众人，化作冥司群鬼。纵不似北京的挂炉烧鸭，也要做江南的异味熏鱼。

“这会烧够了两个多时辰了！大约此刻已有四更多天，这牢房里的人，是活不成的了！”

凌大爷！我们散吧？”“好呀！这正是‘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旋歌’，

走呀！打轿子过来！”哄哄一阵散了，这一散不打紧，只是闹出一段的大嗓子来了。

噯！看官们，看我这没头没脑的忽然叙了这么一段强盗打劫的故事。那个主使的甚么凌大爷，又是家有铜山金穴的，志不在钱财，只想弄杀石室中人，这又是甚么缘故？想看官们看了，必定纳闷；我要是照这样没头没脑的叙下去，只怕看完了这部书，还不得明白呢。待我且把这部书的来历，以及这件事的时代出处，表叙出来，庶免看官们纳闷。

话说这件事出在广东，我闻得各处的人，都说广东强盗多，广东果然强盗多，这句话我也不能代广东人讳，但是大凡做强盗的人，无非是些无赖地痞，亡命少年，从没有坐拥厚资，名列缙绅，也去做强盗的道理。然而这件事，却是一个坐拥厚资的人去做强盗，并且这个人虽然不是甚么阔名门的子弟，却也是纳监读书，充做书香人家的人。似他这等人，也做了强盗，岂不是一件奇事？并且这件事出在本朝雍正年间，这位雍正皇帝，据故老相传，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，于国计民生上，十分用心，惩治那暴官污吏，也十分严厉，并且又明见万里，无奸不烛。至今说起来，大家都说雍正朝的吏治是顶好的。然而这个故事，后来闹成一个极大案子，却是贪官污吏，布满广东，弄到天日无光，无异黑暗地狱；却不迟不早，恰恰出在那雍正六年、七年时候，岂不又是一件奇事？要知道这件奇事的细情，待我慢慢一回一回的表叙出来，便知分晓。

第二回 广源店股东拆股 马鞍街星士谈星

却说广东素称繁盛之区，向来商贾云集，百货流通，从前海路未通，往来北省的人，多是取道江西。这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地方，有一座南雄岭。这南雄岭是广东省南雄州所属的地方，过往之人，都要在此地经过，因此朝廷就在这个所在，设立税关，征收关税。南雄地方，就成了个南北通衢，客商辐辏，那些多财善贾之流，多在那里开行设店。

内中单表一家绸缎铺子，招牌是“广源字号”。这广源是郎舅两个合伙开设的，一个姓梁，名叫朝大，一个姓凌，名叫宗客，都是广州府番禺县人氏。这凌宗客就是梁朝大的妻舅，郎舅二人，情投意合，生意也十分茂盛。后来宗客在别处发了一票大大的横财，先就回到省城去安闲度日，所有南雄生意，都归与朝大经营。不料乐极生悲，这凌宗客发了大财之后，安享得没有几时，就呜呼哀哉了。遗下一子，名叫贵兴，表字祈伯，向来下帷读书，纳粟入监，以为考乡场地步。此时丁了忧，正好庐墓读礼。谁知过得年余，梁朝大在南雄，也一病身亡。朝大两个儿子，长名天来，次名君来，其时正在番禺谭村居住。一朝得讣，不必说，自是星夜奔丧而去。到得南雄，料理丧事已毕，细查近别人。盘出多少现银，我们照老股公摊，一来免了这头牵挂，二来得了现银，我们回到省城，也好再图别业，想凌表弟也未必不肯。”商量定了，就写了封信，去通知凌贵兴，贵兴得信，果然来了。

兄弟两个，再把上项主意，诉说一番，贵兴也点头应允。当下三人定了主见，就招人盘受，不多几天，交易都算清了，自然都是二一添作五的分了。只剩下二十四个玉石花盆，及一堂花梨木椅桌，因为议价不合，还没有

受主。天来同贵兴商量道：“我们不能为了这两样东西，只管耽搁，好在这个大家都用得着的，不如我们两家分了吧。”贵兴道：“好好的全副东西，分散了就可惜了！不如我们两个投票估价，出得价高的，拿出钱来，拿了东西去，拿不着东西的，可得了那价钱，岂不是好！”天来道：“表弟高见不差。”于是两人各各写了投票，交了出来，邀了证人，当众拆开。天来出的是一百零五两，贵兴只出了八十两。天来马上去兑了一百零五两银子，亲手交与贵兴，贵兴不觉后悔起来，对天来道：“这两样东西，弟倒也心爱，只因一向在家读书，不知物价，所以出得贱些。如今我多加五两，共作一百十两，请表兄让与弟用如何？”天来本是无可无不可之人，当下正欲答言，尚未开口。那旁边一个做中证的老伙计道：“这可使不得！当众投票，是极公正之事，此刻票已开了，又来加价，起初又何必投票呢！倒是当面讲价的好了！与其开了票之后，再来加价，又何必开票呢？不是徒然多此一举么？并且凌世兄当面加得，梁世兄自然也当面加得。倘使梁世兄也是心爱此物！也加起来价来，岂不成了个争端么？依我看来，还是依投票之价，梁世兄得去为是，免得因此些微小事，你两家中表，起了争端，此是老夫愚见，依与不依，听凭你们二位尊裁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老丈之言甚是！倘不如此，我们今天承邀作证人，也是白白多此一举了！”贵兴迫于众论，不得已接了天来银子，怏怏不已。当下诸事停当，表兄弟三人，一同买舟返省。天来兄弟，自回谭村不提。

且说贵兴与天来分手之后，只叫家人雇人挑了行李回去，他自己却散步街头。偶然走过马鞍街，只见一家门首，围着许多人观看。贵兴抬头看时，只见那家门首，挂着一面簇新招牌，写着“江西马半仙，专参六王神课，兼精命相，阴阳地理”十九个字。贵兴看罢，心中暗想：我向来在此走过，未见有此，想是新到的，何妨前去领教他一回呢？想罢上前，分开众人，走到门内。只见屋内摆着一个课坛，上面坐着一人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蓝布长衫，外面罩着一件天青羽毛对襟马褂，颈上还围着一条玉兰绦子儿硬领，黑黑儿，瘦瘦儿，一张尖脸，嘴唇上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八字胡子，鼻子上架着一个玳瑁边黄铜脚的老花眼镜，左手拿着一枝三尺来长的竹旱烟管，嘴里吸着，鼻子里一阵一阵的烟喷出来。右手拿着一柄白纸面黄竹骨的招叠扇，半开半合，似摇不摇的，身体在那里晃着。隔着那眼镜上的两片水晶，看见他那一双三角眼睛，一闪一闪的，乍开乍闭。贵兴向前拱手道：“先生请了！”马半仙听见招呼，连忙呵了一呵腰，左手放下烟管，把鼻子上的眼镜除了一除，嘴里也说：“请了请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也向贵兴打量一番，只见他生成一张嫩白脸儿，滴溜溜的一双小眼珠儿，薄薄的嘴唇儿，高高儿的颧骨，露露儿的鼻孔，头戴细黑布的瓜皮小帽，上头缀着个核桃大的蓝帽结子（粤俗：素服，帽结用蓝不用白），帽檐上面，却缀上一块天蓝宝石的帽准，身穿细机嫩蓝布长衫，手执一把宫扇式的纨扇，脚上蹬一双挖花京式素鞋，那鞋底儿足有一寸多厚，举止浮动。打量过了，心中早有了主意，一面低下头来，在桌子底下拉出一把凳子来，说声“请坐”。贵兴也不谦让，就便坐下，嘴里说道：“先生敢是初到敝地，难得多才多艺，特来请教算一个八字。”马半仙道：“如此请教贵造。”贵兴便将生辰八字，一一告知，半仙戴上眼镜，提起笔写了出来，起了四柱，侧着头，看了一会，又轮着指头掐了一会，放下笔来，除下了眼镜，捋了捋胡须，打了一声咳嗽，双眼望着贵兴道：“贵造是一个富贵双全的八字，小弟在江湖上代人算命，已有二十多年，似这般八

字，却也不曾遇到过几个。还记得十五年前。小弟到北京去，有人拿了一个八字来算，我算得他非但富贵双全，并且才兼文武，竟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人。只有一件奇怪，他到了晚年，有一步运，遇了七煞阳刃，据飞星划度算去，恰好那两年，又是丧门、披麻、亡神、白虎、暴败、天狗、天哭等星宿，应该不得善终，要过刀而亡的。然而好的我就依书讲命，一齐说了，到了后来那一步运，我只得说是恐怕要有点小耗失，起居出入，要谨慎些。你想我们江湖上人，只这句话，就是教人趋避的了，然而算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是哪个的八字。到后来方才有人告诉我，说是年羹尧大将军的八字。那时我自己还不相信，怎么象年大将军那样荣华富贵，会过刀而死呢？这个八字一定算得不灵了，一定是我的功夫不精了。谁知康熙皇帝驾崩了，如今这位雍正爷登位，不多几时，就把这位年大将军杀了！那时小弟才敢自己佩服自己，一点儿也不会算错。今天看了贵造，功名富贵，虽然未必及得到年大将军那样，然而不是恭维的话，这状元、宰相、封侯伯，是逃走不去了，并且越到晚运越好。不说别的，就是这日坐文昌，主生贵子，这一层那晚运是不必说的了。据这么看去，贵造比年大将军还高十倍呢！”一席话说得贵兴手舞足蹈起来，问道：“请先生批个大批，要多少笔金呢？”半仙道：“据贵造而论，一生事业不少，一个大批，说不尽许多，不如批个成本的好。”贵兴道：“就批个成本，不知要多少笔金？”半仙道：“小弟这里的规矩，平常人多算，批成本是五钱银子，若是大贫大贱的八字，我算出来了，就一文不要，送他一本，等他好趋吉避凶。要是大富大贵的命，也要叨光酌加一点，我可是不争论的，只看来人器量如何，俗语说的好，‘量大福大’，我也不必争，那大量的人，也断不会难为我的。”贵兴拍手道：“好好！我就送你一两银子笔金，费心同我批个成本，但不知几天可以批得好？”半仙道：“批成本的，不是含糊可以了事，先要考定太阴、太阳、经纬，追究胎元、胎息，参考七政、四余、飞星、划度，还要装地盘神煞，考查流年小限，以断定一生衣禄。大约十天之后，方可应命。”贵兴道：“不要紧，就是十天；十天之后，我叫人来取就是了。”说罢，送上一两笔金，半仙也不推辞，就便收了，又说道：“倘不见弃，小弟还当奉赠一相，是不取相金的。”贵兴道：“先生真是多才多艺！招牌上还有阴阳地理，想必也是高明？”半仙道：“不敢！小弟在家乡时，单就因为看风水看的灵，因此人家送与小弟一个诨号，叫做‘钻穿石’……”。

半仙还要再说时，忽见一个小厮走来，对着贵兴请了个安，道：“大爷回来了，为何不到家里去？隔壁陈大人来拜候呢。”贵兴听了，便立起来，辞了马半仙，带着小厮回去。

不知陈大人是甚么人，来拜贵兴何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接京函陈大人卖关节 除孝服凌贵兴考乡科

却说凌贵兴别过马半仙，带了小厮，回家而去，一路上细问：“陈大人找我有何事故？”那小厮名唤喜来，说小也不小了，年纪也有十五六岁了，贵兴向来以心腹相待。当下喜来便答道：“小人也不知有甚要事，自从大爷

动身的第二天，就来过，小人回他说，大爷到南雄去了。他问几时回来，小人回说不知，从此之后，他三天一次，五天一次的来打听。

今天看见行李回来，他就过来了，在书房坐等了许久，不见大爷回去。小人便出来寻访，正在没有寻处，恰好遇见大宅那边的易行太爷，说是看见大爷在这里算命呢，小人便寻得来。”一面说着，回到家中，贵兴即到书房与陈大人相见。

原来这陈大人是浙江人氏，本来是一个翰林院编修，放过一任学政，因此人家都叫他陈大人。后来因为犯了清议，被御史参了一本，奉旨革职。他革职之后，羡慕广东地方繁华，就到广东住下。赁居的房屋，恰在贵兴隔壁，彼此邻舍，常有往来。此番来寻贵兴，却是另有一事。

当下彼此相见，寒暄已毕，陈大人凑近一步说道：“前几天屡次奉访，又值老兄公出未回，……”贵兴便抢着问道：“不知有何见教？”陈大人道：“弟接了京里一位同年的信，这位同年姓玉，名字呢，此时却不便说出来。明年是雍正四年丙午乡试年期，这位敝同年，是当今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的得意门生，已经暗暗的许了他一个广东主考，因写信与弟，要卖一两个关节。弟在贵省，是个客居，这卖关节是重大的事，哪里好去张扬起来，说我有关节卖呢？因此特来与老兄商量，看有人肯买没有？”贵兴听了，暗暗欢喜道：“马半仙之言验矣！”屈指一算，自己恰好明年五月就满服了。”因对陈大人道：“不知这个关节，怎么买法？有甚凭据？”陈大人道：“老兄没有干过这等事，无怪不知此中玄妙。譬如讲定了价钱，只要他说给你几个字，你就牢牢的记着，等下场的时候，你却把他说的那几个字，嵌在首艺的破题里面，他看见了，自然就取中了。”贵兴道：“此刻不能同主考当面，又怎么行呢？”陈大人道：“这也容易！倘是有人买了，少不得我要进京走一次，就是我说给他几个字，也可以使得。只要我到京之后，把那说的几个字告诉了敝同年，也是一样的。”贵兴道：“不知要多少价钱？”陈大人道：“中一名举人，是五千银子，我做中人的，也要一千五百的酬劳。要是想中经魁，却要一万银子，我的酬劳也要三千，这是我这里的实价。老兄去卖得多少，是老兄的好处，我也不管。”贵兴沉吟道：“这不太贵么？”陈大人道：“看着象贵，其实热心科名的人看起来，也并不贵。并且贵省的举人，比别省来得体面，一朝中了举人，上自衙门差役，下至赌馆娼寮，哪一处不来巴结奉承，岂不威风！就是乡党有事，出来理论理论，或者同人家说件把讼事，到衙门里去，地方官也不敢怠慢……”一席话说得贵兴兴致勃勃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也不必去找别人，就是我来买了，岂不是好！不过单为我一个，要劳动大人走一次北京，未免劳驾了。”陈大人道：“不瞒老兄说，弟这里已经有了两个举人了。再能有了两个举人，或者有了一个经魁，凑够二万银子，我就动身了。”贵兴直跳起来道：“大人放心！”

我就认了一个经魁。不知大人几时动身，便当兑银子过去，”陈大人道：“老兄禁声，这是何等事，岂可这样大呼小叫！叫别人听去，还了得么！”贵兴连忙住口，便请教何日动身。陈大人道：“老兄这里，既然应了一名经魁，弟三五日内，就要预备动身，虽然为时尚早，然而恐怕路上有意外的耽搁。二来到了北京，干停妥了，也要早日给这里一个信，大家也好放心。”贵兴又踌躇道：“万一贵同年放不着敝省主考，就怎样呢？”陈大人道：“这个自然他会打算。”既是放了别人，他也可以临时转卖出去，他也落着点回用，好歹总保你这里不落空就是了。”当下计议停当，贵兴便转入内堂，与

妻子何氏相见，妹子桂仙，过来给哥哥请安道乏，问了些南雄景致。贵兴对何氏道：“好叫娘子得知，今日回家，遇了一件大喜事，娘子要准备做举人奶奶了！”何氏笑道：“乡试还要等到明年，怎么就好准备起来？并且相公还丁着忧呢，哪能下场？”贵兴道：“娘子！你怎么把日子都过昏了？我们明年五月里，就要满服了呀！”说罢，又把陈大人卖关节的话，一一告知。何氏道：“中个举人，虽然是好，只是丢了一万多银子呢。”贵兴拍手道：“娘子好没打算，你想我们凌家，向来不甚发达，明年乡科闹姓，买‘凌’字的人一定少。加以陈大那里，已经有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姓甚么，我明日索性去问了来。明年闹姓，我重重的买上了这三个字，怕我不在这闹姓里面捞回来么？只怕还有利呢！”正说话间，喜来进来道：“大宅的易行太爷来了，说给大爷请安呢。”贵兴道：“他来了无非又是借柴借米，我不见他。你只说我路上辛苦，已经睡了。”喜来翻身出去。桂仙道：“易行叔叔，光景艰难，纵使他来求借，也是不多的，自己一家人，哥哥何苦如此！”贵兴道：“妹妹有所不知，这个人‘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’，见了人噘起一张嘴，除了告帮求借，再没有第二句话，我不愿意见他。不比二宅的宗孔叔叔，他一样是个穷光蛋，却是会说会笑，又肯替人出力办事。象宗孔叔叔那样，我就常常帮助他，也是情愿的。”桂仙听了，就不言语了。

闲话少提，且说贵兴过了一天，就去打了一张一万两的汇票，又取了三千两现银，到陈大人那里去回拜，一面交托这件事，要了关节的几个字，又问了那两个举人的姓，准备买闹姓，捞本赚利；又说道：“大人进京，费心代我多多拜上王大人，明年倘能中个解元，我还准备一万两的贽敬在这里呢。”陈大人照数收下，先向贵兴道喜，贵兴更是乐不可支。再过一天，又置酒与陈大人饯行，陈大人又教了他在就近买荐卷、买誉录等事，贵兴一一谨记在心。送过陈大人后，不知不觉，过了十天，便叫喜来到马半仙处取批的命本。半仙见了喜来，送茶送烟的同他交谈起来。用言语打听了好些贵兴家事，临了才说：“这几天实在太忙，还不曾批好，再过三天就有了。”喜来只得回复贵兴。过了三天，再去取来，贵兴一看，上面批的他丙午年就要发解，丁未年连捷，大魁天下，某年开坊，某年大拜。看的贵兴手舞足蹈，如同疯子一般，嘴里只说：“这位先生真说得灵！”正在那里乐不可支的时候，他的族叔宗孔来了，说道：“侄老爹！乐甚么呢？想是有了甚么得意的事了，何不告诉我听听，让我也帮着侄老爹乐他一乐呀！”贵兴道：“叔父有所不知，想我从小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叫人同我算过多少命，都是说我甚么三刑、六害，甚么血光、阳刃，都是一片放屁胡说，哪里有一点灵的？你看这个马半仙算的才灵呢！”宗孔接过来，识一半不识一半的看了一遍，道：“丙午……明年就是丙午呀！他说要发解，不知要解到哪里去呢？”贵兴笑道：“怎么叔父不懂这个！”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：“‘发解’是说我明年要中解元！”宗孔听了，连忙深深作了一揖道：“恭喜侄老爹！”贵兴哈哈大笑。

宗孔又道：“中了解元之后，怎么丁未年又要大鬼天下呢？”贵兴益发笑不可抑道：“这是个‘魁’字，不是‘鬼’字。”宗孔道：“就是‘魁’字我也不懂呀。”贵兴又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：“这个字吗？是状元！”宗孔吓得一骨碌爬下来，对着贵兴叩头，贵兴连忙扶起。宗孔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个我也来不及道喜了！果然如此，莫说我宗孔沾了侄老爹的光了，是凌家祖宗，只怕也要沾点侄老爹的光了！”贵兴道：“岂但如此！我们广东八十多年，没有出过鼎甲，我破天荒中了个状元，只怕广东的天也光了呢！”叔侄两个，

却同做梦一般，说了半天，宗孔方才说明来意，求借二钱银子买米。贵兴给了他，拜谢回去不提。

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转瞬腊尽春回。陈大人由京中寄了信来，说是诸事办妥，准备来吃喜酒，贵兴又是一乐。等到五月，除了孝服，又过了几时，考过遗才。一日接到京报，广东正主考，果然是姓王的，副主考姓李，心中无限欢喜。等到八月初六，宗孔便来送场，一连三场的送场接场，都是宗孔在那里忙。

三场既毕之后，贵兴便天天在家中饮酒作乐，心中是稳稳的放着一个举人老爷的了。更有那宗孔格外巴结，先就到招牌库里，打听做匾额的价钱，又到木行里去问旗杆木的价钱，又到刻字店里去问刻朱卷的价钱，……今天问一样，明天问一样，问了来，便去讨好贵兴，把好好的一个凌贵兴，只弄得如醉如痴。眼巴巴望到九月初八。

这一天，说是明天要开榜了，贵兴便起了忙头，不知他忙的甚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盼乡榜焦心似沸 讲风水信口开河

却说丙午这一年，广东乡科，定在九月初九日放榜。到了初八这一天，凌贵兴就起了忙头了，拉了宗孔，商量开列菜单，预备定酒席，请喜酒。又取过黄历来，看了开贺的日子。

又进去叫何氏，预备赏报子的赏钱。新买来的京靴，恐怕不合脚，又穿上了，在厅上走了几次。这一天的晚饭，竟是未曾下咽，到了初更时候，忽然又肚饿起来。此时宗孔已经来帮忙了两三天，听见贵兴肚饿，便叫人搬上酒菜来，陪着贵兴吃酒。贵兴忽然怔了一怔道：“此刻已经写榜了，不知可曾写到‘凌贵兴’三个字？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只管放心吃酒，写了出来，自然有报子报到的。”贵兴此刻不知怎样，忽又想到万一不中，如何是好？自言自语道：“如果不中，我今番死定了！”宗孔只顾拣大块的吃，大杯的喝，却不曾留心听得这话。贵兴忽然又顿足道：“果然不中，如何是好！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放心，马半仙的话，没有不灵的。”

我前天也去算了个命，他说我一生衣禄，都仗贵人扶助，你想我这么穷，不是侄老爹照应，哪里还有饭吃，有衣穿？这贵人扶助的一句话，不是已经灵了么？此刻已经二更了，待我去叫他们里里外外，都点起灯烛来，等着贵人来报喜，总要灯烛辉煌，才象个喜事人家呀。”说罢，起身去张罗了一会，果然一霎时里外通明，如同白昼。贵兴不觉哈哈大笑起来道：“我果然中了，不知要累叔父怎么忙呢？”宗孔道：“这是当得效劳的，侄老爹中了解元，我的脸上也有光彩了。”贵兴叹口气道：“也不望解元，只要榜上有了个名字就好了。”正说话间，忽听得门外面一声锣响，人声嘈杂，贵兴大喜，以为是报到了。宗孔更忙着三步两步跳了出去，只听得那人声锣声，慢慢的去远了。贵兴不觉一阵心乱如麻，又想到：“我才头一次场，就中了，只怕没有这等容易。但是这一科不中了，下一科不知中不中呢？”忽然又转念道：“不管马半仙算的命灵不灵，一万三千银子的关节，早就买定了，哪

有不中之理！”想到这里，心里又是一乐，忽然又想道：“关节上的几个字，我是已经嵌了上去，但似乎勉强些，不知王大人看得出看不出。万一看不出来，岂不坏了事！”忽又想道：“这几个是极平常的字，万一别人破题上头，也无意中弄上了这几个字，倘使主考先看了他的卷，以为是我，倒中了他，岂不是误了我的事！”想到这里，不由的汗流浹背起来，坐不住，走到床上躺一下，一会又起来走走，又自己安慰自己道：“那关节的几个字，只有我知道，别人那里有这样巧，也刚刚用了这几个字呢？”忽又回想道：“天下事也难说，万一果然有这等巧事，那就怎么样呢！”侧耳听听，外面已经打过三更了。“噯！我今番不去下场，此刻倒也安安稳稳的睡觉了。虽然，盼了一夜，明日穿了衣帽去拜老师，簪花赴鹿鸣宴，也是开心的！我今年只得二十五岁，到了雍正六十四年，我八十五岁，还要重宴鹿鸣呢！”想到这里不禁噗嗤一声，自己笑起来。宗孔道：“侄老爹又乐甚么呢？我看那些报子，真是可恶！你听听看，外面一起一起的过去不少了，单是我们这里他不来，真是可恶！”

回头他来了，且不给他赏钱，先要骂他几句；你听听看，这管怕是来了！”原来外面又起了一阵人声，再听时就去远了。贵兴道：“我也不等了，睡吧！”走到内室，便和衣睡下，哪里睡得着？不到一刻工夫，又站起来，走到外面，只见宗孔躺在床上，呼呼的睡着了，独自一人，无精打彩的，对着那残肴剩酒默默的出神。坐了一会，走过去把宗孔摇醒了道：“叔父！你听听看，已经交过五更了，只怕没有望的了！”宗孔一骨碌爬起来道：“侄老爹！不说要睡了么？怎么又出来？”贵兴道：“不知怎么，只管睡不着。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！我想起一件事来了。我听见人家说，写榜是从第六名写起的，等全榜都写好了，写前五名，侄老爹中的是解元，是要末了才写的，写得迟，所以报也报得迟了。”贵兴大悟，暗想道：“我买的是经魁，还可希冀个解元。此刻解元不解元，且不管他，好歹是个经魁，高高的中在前五名，自然填榜填的迟了，怎么我不曾想起来。白白的着急了一夜，早点想起来，我倒先去睡觉了。此刻五更时候，将近要填到五经魁了，可又不能不等了！噯！好歹再等一个更次，中与不中也可以知道了。”宗孔起来了，只是拉三扯四的闲谈，贵兴只是无心理会，定了神侧着耳去听，慢慢的觉着四面绝无声息，忽然抬起头来，见天已发白，贵兴已是急得搓手顿足。忽听得门外高叫一声：“新科解元试录！”（此广东风气也，放之前一夕，探榜者逐名探出，连夜以活字排版，全榜即成，即印出，沿街叫卖，谓之试录，时榜尚未张挂也。）宗孔连忙出去，要买一张看，那人已经去的远了，只得回进来了。贵兴叹道：“试录已经出了，总是无望的了！买来做什么呢！”宗孔道：“只怕那报子找不着我们的地方，也未可知，此刻只怕榜也挂出来了！侄老爹，何妨自己去看看呢！”宗孔一面说，一面觑着贵兴，只见贵兴在那里发抖呢。说道：“叔……叔父去……去看罢！我……我……我看见有点怕呢！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不要担心，等我去看来，包你一名解元，马半仙不会骗我的。”说罢去了。

贵兴气恼一番，看看天色大明，太阳已出，没好气走到房里，纳头便睡。这一睡，睡到下午方才起来，看见红纸裹着预备赏报子的银子，还放在那里，自家觉得没意思，便跑到书房里再睡，思量莫非那姓陈的是个骗子，可惜交银给他的时候，没有要个收条，不然倒可以告他。又想到：“除非他再也不到广东，倘是再来时，我一定不放过他！”心中胡思乱想，又复睡去。

这一天，连饭也没有吃。一直过了三天，宗孔才来，一来了便道：“侄老爹，不要烦恼，我这两天也着实代侄老爹生气，我想内中一定有个缘故。”贵兴道：“甚么缘故呢？”宗孔道：“古语说的好，若要求取功名，要五件事俱全。那五件事是古语传下来的：‘一命，二运，三风水，四积阴功，五读书。’依我看来，据马半仙算的命，侄老爹的命运，是好到极处的了！至于积阴功一层，别的我不知道，单是我这个远方穷叔子，哪一时哪一刻不受侄老爹的恩惠，这还不算积阴功么？讲到读书呢，我常看见侄老爹出口成章，就是说句话有时也是之乎者也也不去口的，还怕文章作不好吗？我疑心的，就是风水一件事，或者有甚么关碍之处，也未可知。”

贵兴慢腾腾的答道：“这也未必。我父亲在时，最讲究风水，所有作灶开门，都定了方向，甚至修渠小事，也选过日子，这总是我的晦气罢了，怨甚么风水呢！”宗孔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只怕阳宅好了，阴宅未见得十分好呢。我闻得马半仙看风水的本事极好，浑名叫‘钻穿石’，何不请他去看看阴宅呢？好在所费无几，侄老爹也不是在乎此的。”贵兴道：“这等说，就烦叔父去请他来，同去看看。”宗孔巴不得一声答应了，就来找马半仙，讲定了五两银子步金，宗孔却要个九五回用，一同到贵兴家来，叫了船摇到谭村去。

原来贵兴祖坟，葬在谭村。当时船泊了岸，贵兴、宗孔、半仙，一同登岸，来到坟上。

马半仙开了罗盘，看了方向，又四面看了大局，就发起他那荒谬议论来道：“尊府这座阴宅，前后俱是高耸，中间低陷，是个‘猫儿伸懒’之局，行门放水，极合其宜，可以断得是发科发甲，了财两旺之地。”贵兴道：“有甚不到之处，尚望指教，不可过誉！”马半仙道：“我是依书直说，毫无褒奖，从前那位点穴的先生，很有功夫，恰恰点在这龙盘之内。”

东边文笔既显，西边催官亦猛，后面玄武高耸，前面朱雀坦平，四围巩固，八将归堂，应有一名状元，三名进士，举贡秀才，可保屡代不绝的。”贵兴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以我今年下场不利呢？”半仙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最可怕的是前边那一座石室，恰在那犯煞的位上。最宜平坦，不宜高耸。不知是哪个人的房屋，倘能叫他迁让，此地便是十全十美的了。”贵兴道：“这是舍亲梁天来的房子。”半仙道：“既是令亲，当好商量，老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宗孔拉了他一把，走过几步，半仙不知何故，也跟了过来。宗孔悄悄说道：“你见了我家侄老爹，就称呼一声大爷，也不辱没了你，你怎么称兄道弟起来！”半仙忙道：“是是是！”又走过来对贵兴道：“大爷！不可惜了小费，总要弄了过来，拆平了他，非但可保人口平安，而且科甲不绝，千万不可错过！”贵兴欣然，送过步金，打发半仙先回去。宗孔连忙跟到船上，取了回用。又回到贵兴家来，讨这差使，要去见梁天来，商量买他的石室。

不知此去买得成功与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论柴米家庭现丑态 恣鼓簧中表动争端

却说凌贵兴的老宅，本来也在务德里司居住，因为他父亲发了大财，所以又在省城盖造了房屋。贵兴借读书为名，在省城住的时候居多，就是家

着，也是时常往来两面。此次因同马半仙来看风水，就便回老宅去，所以打发半仙先走。

宗孔因为去省城伺候贵兴等榜，也多日未曾回家，此时向贵兴讨了差使，一同走下山来，送得贵兴回到老宅，自己也回家转。妻子谢氏埋怨道：“你好呀！一去七八天，也不管家里没柴没米。从前天起，灶上就没有起过烟了，闹得个儿啼女哭，叫我一个守着，你却一个人在外头乐呢！”宗孔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今天再到省城走一次，包你有好处。”谢氏道：“呸！饿也快饿死了，还讲好处呢！一连三天了，只在门前山芋摊上，除了两斤山芋，就当一天米粮，还望你有好处呢！”宗孔侧着脸儿想了一想道：“家里还有甚么衣服没有？”谢氏道：“你好快活呀！还想有得当呢！要就在身上剥下来，索性大家打赤膊过日子。”宗孔道：“你不要性急。首饰呢，可还有点？”谢氏听了，立起来对准宗孔脸上狠命的啐了一口，又伸出手指在自己脸上拨了两拨道：“亏你羞也不羞！我陪嫁的几件首饰，哪一件不败在你手里？你曾同我置过甚么来，害得我耳朵上戴了铜耳环子，头上插了铜压发簪儿，你要，就都拿了去！”说罢赌气，果然把那铜耳环，铜压发，除了下来，劈面掼去。宗孔嬉皮笑脸的拾起来，也不言语，往外就走。谢氏哭着说道：“天杀的！你索性把他掼了，等我铜的也没得戴，披着头发，光着耳朵，只当穿你这天杀的重孝！”宗孔头也不回，一直走到贵兴家中，问道：“侄老爹！我来请一个示，比如天来肯让那所石室，侄老爹肯出多少价呢？”贵兴道：“闻得他们当日盖造的时候，不过一千多银子。

此刻我为风水起见，说不得要多出几个钱，就是三四千也不要紧。他肯卖最好，不肯时，也不可勉强。不知叔父怎样说法？”宗孔道：“此事同他们女人说，是不中用的。我打算赶到省城，到他糖行里，同天来当面说。”贵兴道：“只是又累叔父奔走，如果事成，这中费用我格外从丰就是了。”宗孔道：“这有甚要紧！我即刻去张罗一件事就动身。”贵兴道：“叔父又要张罗甚么？”宗孔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刚才我回家去，看看恰好柴也没了，米也缺了！”说到这里，把那铜簪儿环儿故意半隐半现的，在贵兴眼前晃了一晃道：“拿这个去当了，好叫他们买起柴米来。”贵兴道：“叔父为了我的事，哪有叫叔父破费的道理？不必当，我这里拿去用吧。”说罢，拿出十两银子来，交与宗孔。宗孔道：“明日事成，请在中费里面扣回就是了，惭愧得很呢！我也不说谢了。”说罢，辞了出来，气忿忿的跑回家中，把银子往桌子旁一掼，直挺挺的坐着，瞪起了眼睛一言不发。谢氏走到桌子旁边一看，果然真是银子，便陪笑道：“官人！当真把那铜东西换出银子来，真是本事！”宗孔也不言语，把那铜簪儿环儿，劈面的掼了过去。谢氏连忙抬起来，又陪笑道：“官人，我们老夫老妻，无意中的三言两语，何苦动了真气！倘使气坏了你，你叫我靠哪个呢！你吃了饭不曾？可要弄饭给你吃？你喜欢吃甚么菜？我去烦隔壁王妈妈来。”宗孔也不言语，抓了两块银子，约莫有一两多重，立起来就走。谢氏等他走远了，咕哝道：“天杀的！不受抬举！我看银子上面巴结他，他倒在老娘面前闹起脾气来了！”又大声嚷道：“王妈妈，王妈妈！有空么？叫了李婆婆、张嫂嫂，来打天九呀！我们那个东西又走了！大家来凑个兴儿，我要翻本呢！”不提谢氏这里。且说宗孔离了家门，叫了一只小船，摇到省城，一径到第八甫天和糖行，来寻梁天来，原来梁天来自从南雄拆股以后，就在省城第八甫，开设天和糖行，自己带着兄弟君来，儿子养福，在行中经理一切，生意倒也兴旺。这一天，宗孔来到，名份上他是

娘舅，天来兄弟是外甥，自然殷勤接待。寒暄既毕，宗孔道：“贤甥近来生意，想必兴隆，不知这糖行的利息有多少？”天来道：“利息本来甚微，不过所望销场多，就可望多中取利，亦不过敷衍罢了。”宗孔道：“此刻有一注生意，可以获到几倍利，不知贤甥愿做么？愿做的，我就说出来，不愿做的，我也免开尊口了。”天来笑道：“哪里有几倍利的生意？除非是贩古董，可奈这个，愚甥不在行。”宗孔道：“这个虽不是贩古董，却也同古董差不多，只要贤甥肯做，我便说出来，什么在行不在行的。”天来道：“既承娘舅照应，又有甚么个利钱，哪里有不肯做的道理？只怕还是求之不得呢。”宗孔道：“你肯做，我就说了。”

我那位祈怕舍侄，今年乡试，主考瞎了眼睛，没有中他。他心中不忿，请了一位极高明的风水先生名叫马半仙的，来看阴宅风水，据说风水十分好，应该要中一名状元，三名进士，……”天来见他忽然掉转话头，讲到风水上去，觉得不伦不类，暗暗好笑。因问道：“这是尊府的福地，才谈的是生意，怎么扯到这个上来？”宗孔道：“你不要性急：等我慢慢讲下来呀。后来又说起可惜前面这座石室，挡住了风水，倘能把石拆平了，就要马上见功的。”

这石室就是贤甥的尊府，因此祈伯特地叫我来，与贤甥相商，请贤甥把这石室让与他。当日你令尊翁盖造这座石室，是我知道的，不过花了千把银子。我今天来时，到祈伯那里请示，问他肯出多少钱，他一口就出了三千。我想他功名心切，就是一万，也肯出的，贤甥若是肯卖时，一万银子包在我身上。可有一层，先要说明白，可是要三七分的，交易成了，你得七千，我得三千。贤甥，你千把银子的房子，卖了七千，不是几倍利么？”天来愕然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但是这石室是先父手建，平时常常说起，他日无论家计如何，这石室不准毁卖，三代之内，必要保全。三代之外，人事变迁，也不能预为嘱咐的了。这是先父的话，此刻先父骨肉未寒，哪就好变卖？却想不到这房子，有碍贵府风水，好不令人为难！”宗孔见天来言语之间，似乎活动，心中暗想，以为天来嫌其分润太多，因又说道：“如果贤甥肯让，分润一节，可以从长计议，不必一定三七，就是二八，也可商量。”天来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愚甥只碍着先父遗命，是以为难。”宗孔道：“贤甥之言差矣，父命虽重，却是早已死了，与其守着死父亲的遗命，毫无好处，何如徇了活亲戚之情义，发笔财呢？”君来听得不耐烦道：“娘舅！这是甚么话？人家只有晚辈不长进，败坏先人遗业，做长辈的出来禁止，禁止不从，还可以教训。怎么你做娘舅的，倒说出这般话来，怂恿愚甥们向不肖路上走呢！我弟兄两个，任凭怎么样，这房子是不变的。何况此刻靠着点小生意，还有饭吃呢，我看娘舅还是免开尊口吧。”天来的儿子养福插嘴道：“说来也是笑话，人家好好的住宅房子，又是碍了风水了！考试不得中，不怪自己心眼塞，倒说主考眼睛瞎了！若要中举，何不多读两篇文章，多临两行古帖，反来要买人家的房子！须知这房子底下，生不出个举人来呀！倒是我们近来商量要起造花园，没有地基，凌表叔的房子，恰好合式，不知他肯卖给我么？”天来一声喝住，对宗孔道：“小孩子的话，没有轻重，不要见怪！愚甥不敢不恪尊父命，望娘舅回去，多多拜谢祈伯，恕我有违尊命！”

其实风水一节，虚无缥缈，不足凭信，何必以此撻心呢！”宗孔受了君来养福两个抢白，正没有下场，今得天来转了个弯，便一言不发，搭讪着走了。天来也不挽留，送出大门而别。

天来转身，埋怨君来养福道：“就是不卖给他，也要好好的打发他，你

叔侄两个，不该出言激怒他！你们可知谭村一带，乡民有两个歌谣，叫做‘不怕雷公，只怕宗孔；不怕菩萨，只怕祈伯’，他两个的行为，就可想而知；这宗孔的绰号，还叫做‘落地蜈蚣’，你们偏要碰到他头上，须防惹下祸来，我可不同意你们的！”一席话说得君来养福，默默无言。

且说宗孔受了一番抢白，没好气走了出来，叫了船，一口气摇到务德里司，舍舟登陆，一口气奔入贵兴家中，将天来、君来、养福各人说话，一字不讳，滔滔汨汨的说了出来。说罢，暗觑贵兴面色。贵兴叹道：“天来表兄，能恪守我姑丈遗命，在市井之中，可算难得！”宗孔以为贵兴必怒，谁知他一点也不怒，反赞美天来，不禁愕然道：“天来还情有可原，君来的话，就太岂有此理了！”贵兴道：“他说的本来也是正理。”宗孔着急道：“叵奈养福这厮，出言无状。”贵兴道：“小孩子们，懂得什么，何必同他计较！”宗孔道：“小孩子……说小也不小了，上二十岁的人，亲也娶过了，还小么？而且天来也岂有此理！”

听了他儿子的话，登时也翻过脸来，说我的儿说的不错，当日凌……侄老爹，你不要动气，这是我学梁天来说的，……他说当日凌贵兴的老子，本来是个穷光蛋，多亏了我父亲提携他起来。他此刻有了几个臭铜钱，就这么放恣起来，连我的房子也要想买起了，问他要脸不要脸？”贵兴听了，勃然大怒起来。

未知这一怒，怒出什么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鼠牙雀角宗孔穿墉 虎噬狼吞爵兴设计

却说宗孔看见贵兴已怒，便道：“我听了他这话，代侄老爹下不来，同他争执了两句，他兄弟父子，就要动起来。左右邻居，都来相劝，他还当着众人，尽力的糟蹋侄老爹呢。”贵兴大怒道：“无论省城，无论南雄，哪一个不知梁朝大是我父亲携带起来的？梁天来怎敢这般无礼！我与他势不两立！”说着便要往省城，与天来理论。宗孔连忙拦住道：“侄老爹何必性急！此刻去同他理论，一则他兄弟父子，同蛮牛一般，不是可以理喻的；二则侄老爹是读书斯文人，犯不着同他们去斗嘴，叫旁人看见，也失了侄老爹的斯文，何不叫旁人去出他的气呢？”贵兴道：“怎么叫旁人出气呢？”宗孔低头想了一想道：“我记得梁朝大葬的山坟，那一片地，是侄老爹你老人家送与他的，原是我凌家之地。此刻何不仍旧叫我们姓凌的人，抬个棺材去，掘去他的棺材，就葬在他那里？”贵兴道：“掘坟见棺，只怕是犯法的。”宗孔道：“若怕犯法，我们只掘破他的天罡，却不掘到见棺，他能奈我何！好歹去闹他一场，也是好的。”贵兴道：“这个事只怕没有人去做。”宗孔道：“我兄弟海顺，为人胆大，生相凶恶，若多少给他点好处，没有不肯干的。”贵兴道：“只是哪里去找那死人呢？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真是好人，何必一定要死人呢？只要胡乱去弄个空棺材就是了。”贵兴笑道：“既如此，叔父去办吧。要开销多少，到我这里来支。”宗孔巴不得一声，来找到了海顺，告知如此如此。登时招了十多个无赖，弄了一口薄板棺材，海顺穿了一身素服，无赖抬了空棺，径奔梁氏坟地而来。

七手八脚，砍伐树木，挖掘坟头。

这梁朝大的坟，原是毗连住宅的，就在屋后菜园的后面。这一天，天来的家人祈富，在后园浇菜，看见这种情形，连忙奔告老主母凌氏。凌氏听说，老大吃了一源，忙到后面，开了后门观看，见是娘家的堂房兄弟海顺所为，不禁大怒，骂道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来了！怎样连王法都没有了！……”话未绝口，海顺手执竹竿，吼声如雷，扑将过来，骂道：“老虔婆！这是我凌家之地，我侄老爹祈伯，送给我葬老婆的，干你这老虔婆甚事来，要你出来拦阻我！”却说天来有一位叔叔，名唤翰昭，住在邻近，闻声出来相劝。海顺见了，便舍了凌氏，径奔翰昭来。翰昭本是个安分乡民，从来不会多事，看见海顺无理取闹，连忙退了回去。这里海顺带着一众无赖，恣意蹂躏一番，撒下了空棺，一哄而散。宗孔便开了帐目，到贵兴处支钱开销。贵兴一看，不多不少，恰是纹银五十两，就照数付了。宗孔拿去开发了，自己落下一大半，又拿回去骄其妻妾，自不必说。

捱过了年，宗孔的日子又穷了。又来寻着贵兴道：“梁家那一座石室，阻了我侄老爹的功名富贵，我心中总是不平，夜来想得一个妙计，管教梁大来将这石室，双手奉与侄老爹。”贵兴道：“不知叔父有何妙计？”宗孔道：“他那石室。正对着一座土山，我们可将那土山前面，削平一块、竖起木板，在木板上面，画一只白虎，对着他那石室的明堂。古语有两句说道：‘白虎守明堂，一岁几人亡’，那时他怕死人，不愁他不出卖。”贵兴道：“如此叔父就去办来。”宗孔得令，连忙就去，果然在那土山脚下，竖了五六尺宽的木板，画了一只白虎，画得张牙舞爪，摆尾摇头，好不怕人。凌氏见了，又气又恼，叫人请了翰昭来商量。翰昭道：“我们何不在后墙上，画一只貔貅挡着他呢？”凌氏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也无他法，只得就这样罢了！”遂叫人在后墙上画了一只貔貅。

看官！须知这算命、风水、白虎、貔貅等事，都是荒诞无稽的，何必叙上来？只因当时的民智，不过如此，都以为这个神乎其神的，他们要这样做出来，我也只可照样叙过去。

不是我自命写改良小说的，也跟着古人去迷信这无稽之言，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呀。

闲话少提。却说宗孔自画了白虎之后，便日夕前来探听消息，以为梁家从此要坐立不安的了。那天看见一个泥水匠，在梁家出来，宗孔便走过去问道：“请问梁家修理甚么房子呢？”那泥水匠道：“不是修理房子，只因前面不知甚么人，画了一只白虎，恰好对着梁宅明堂，他叫我去后墙上面，画了一只貔貅，要克制那只白虎呢。”宗孔道：“画好了么？”那泥水匠道：“刚好今日完工。”宗孔听了，不禁愕然。忽又问道：“貔貅可以克制白虎么？不知又有甚么东西，可以克制貔貅？”泥水匠道：“那可知道了。”宗孔没好气，走回家来，思前想后，总不得一个善法，弄了那石室过来，巴结贵兴。越想越气，不觉的“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”，跑到外面，招了十多个无赖，径奔梁宅后面，不问情由，对着后墙，一阵乱捣，登时那墙豁刺一声，坍了下来。凌氏听见。忙到后面观看，见宗孔率领一众无赖，正在拆得兴头。因大喊道：“我同凌家有什么过不去？屡次三番来骚扰我！前番海顺糟蹋山坟，我也不理论了，今番索性闹上门来了！”宗孔不由分说，拿起一块断砖，劈面打来，凌氏急急闪避，未曾打中，却把一口金鱼缸打破了。宗孔见打破金鱼缸，触动了心机，登时叫众无赖，把拆下来的砖头，搬到旁边一口鱼池

里，填塞起来，嘴里大嚷道：“近来谭村一带，小儿多出麻疹，风水先生说，你这堵墙有碍小口，我今拆了，为众人除害，纵使告到官司，怕我输了你！”凌氏还要拼命向前阻止，当有长媳刘氏孙媳陈氏，及孙女桂蝉，一同前来劝止，扶入内室。宗孔蹂躏了多时，又抢劫了多少花卉树木，方才一哄而散。

凌氏听得外面人声已静，悄悄到后头来一望，只见拆得七零八落，鱼池填塞了一半，花盆花架，也闹得东歪西倒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刘氏没了主意，只得叫祈富赶到省城，请天来弟回来商议。天来兄弟闻信大惊，连忙换了快艇，赶回家中。凌氏一见，便大哭道：“你们兄弟在外，得罪了凌家甚么人，闹到这个样子！你兄弟干下来的，你兄弟还去料理，我上七十岁的人，没有几天活了，只是你们也要过个安乐日子。”天来兄弟，虽由祈富将上项事大概说知，到底还不甚清楚，只得向刘氏诘问。刘氏一一说知。天来到后面看了一遍，不觉怒道：“如此，哪里还成个世界！我明天就到番禺县里，告他一状，请官勘验，好歹要罚他赔偿！”凌氏道：“算了吧！岂不闻‘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！’你兄弟的财势，哪一样敌得过凌贵兴，受了这场恶气，还不够，还要去讨一场输官司么？只不知你兄弟怎么得罪了他，惹下这场是非？”天来把宗孔来求买石室一事告知，凌氏闻言，只有叹气。刘氏对天来道：“婆婆不愿意打官司，官人不可违拗，再惹老人家动气，只好自己认个晦气。赶紧叫人来修理好了，仍旧到行里去招呼生意吧。”凌氏道：“媳妇说的是！这些恶棍，从此远避他点就是了。”天来无奈，只得叫了匠人来。修理坟墓，补种树木，重起后墙。过了几天，商量仍回省城，料理生意。君来道：“茶村有一笔帐，我们何妨去取了回来，再到省城呢？”天来道：“也好！”于是弟兄二人，取道茶村而去。

真是“无巧不成书”，刚刚冤家路窄，他兄弟二人，取道前行，并不留意，却被宗孔看见了，暗想这一条是往茶村的大路，他们到那里做什么呢？连忙奔到贵兴家来。乱叫乱嚷道：“侄老爹！不好了！梁天来兄弟，要告到衙门去了！”贵兴吃了一惊道：“此话何来？”宗孔道：“我碰见他兄弟两个，到茶村去，想来一定是叫人写状去了。”贵兴尚未答话，只见旁边一人说道：“放心，放心！他断不是去叫人写状。”宗孔抬头看时，原来是贵兴的表叔区爵兴。

这区爵兴本是一个斯文败类，坐了一间蒙馆，教了几个蒙童度日。平日专好结交地保衙役，唆扰讼事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。他又略略能料点事，凌贵兴等便推服他足智多谋，上他一个徽号，叫做“赛诸葛”。当下宗孔便问道：“老表台！你向来料事如神，这回可知道他们到茶村做什么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茶村一带，多有苏帮客人，这苏帮客人，多半是办糖的，与他们总有往来，他们一定到那里讨帐去了。”宗孔拍手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”

我们何不到半路去拦截，抢了他的银子，丧丧他的气！侄老爹家财百万，本来不在乎此，然而抢了来，我们一众穷兄弟，吃杯酒，也是好的。不知侄老爹意下如何？”贵兴道：“拦路抢夺，非但王法不容，就是旁人看见，也要抱不平的。”宗孔道：“我们多约几个人去，怕他什么？”贵兴摇头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！”爵兴道：“纵然多约几个人，理亏也是无用。我有一个法子，要叫天来将身边所有之银，双手奉上。如其不然，即硬行抢夺，也无人敢出场拦阻。并且天来事后，连屁也不敢放一个！”宗孔大喜，便问是何妙计。

不知爵兴说出个什么妙计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假三千债抢三百银强徒得意 打五巴掌换五担米乡

老便宜

且说区爵兴当下对贵兴道：“如果约了多人，拦路抢夺，非但旁人看见，要抱不平，就是说起来，凌府上的人，出来行抢，也不好听。我有一计，却要写一张借票，写着：‘康熙四十八年，梁朝大因买受沙田，交价不敷，借到凌宗客银三千两。凑交田价，按月行息一分。’拿了这张借票。以索欠为词，他若不认时，就抢了他的银子。旁人也只知索欠，哪个敢来说我抢夺呢？”贵兴大喜，一面叫宗孔去约人，一面叫爵兴写假票，写好了，又取米尘弹染过那票子，成了旧色。宗孔已约到了凌氏一众强徒，柳郁、柳权、润保、润枝、越文、越武、越顺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海顺、美闲，共十四人，分布要隘，预备拦截。

也是天来合当有事，倘使他兄弟收了帐，就在茶村叫了船，一径到省城去，他就没事了，偏偏想着一桩什么事来，要回家去走一遍。又因为收了三百两银子的帐，带在身上，走路不便，就叫了一只小船，摇到谭村来。那船将近码头时，天来在船上，远远望见码头旁边茶亭里面，坐着一人，正是凌贵兴，手摇折叠扇，左顾右盼。天来暗暗吃了一惊，忙将三百两银子，与君来分缠在身上。唉！梁天来这又失着了！他既然见了凌贵兴，明知道凶多吉少，就应该叫船家回转船头，摇到省城去，也就没事了，却偏偏还要投到虎口里去。等船拢了码头，付了船钱，就舍舟登陆，只见凌贵兴在茶亭里面，一摇三摆的迎了出来，天来兄弟，假装不见，掠了过去，贵兴哪里肯放过，高声叫道：“梁老表台！请了！”天来兄弟也只好与他招呼。只见他笑吟吟的走将过来，眉目间却带着三分杀气，左有樟头鼠目的区爵兴，右有豹头环眼的凌宗孔，一个是做眉弄目，一个是擦掌摩拳，天来只得也说声“请了，”便欲走过。贵兴道：“梁老表台！久不相逢，何必匆匆要去？弟有一事奉问呀。”天来只得站定了，问道：“不知有甚事见教？”贵兴道：“从前姑丈那一笔帐，不知几时可以清还？”天来愕然道：“失父有什么帐目未清？”宗孔冷笑道：“侄老爹！是不是呢？我明知他是要赖的。喜得字样没有遗失，何不拿出来给他看呢？”贵兴在身边取出那一张假票来，笑吟吟的递与天来道：“这是姑丈字迹，想老表台也还认得！”天来接来一看道：“字迹对不对，此时且不必说，但是既然有了这笔帐，当日在南雄拆股的时候，何以不拿出来算清呢？”君来大叫道：“哥哥！还有工夫同他讲理！这种借票，要还也可以，大家请到大王庙去，鸣钟击鼓，当着菩萨，我就如数交还！”看官！看了君来这句话，好笑么？哪里有什么大王菩萨，来管你这闲帐呢？不是这等说，在当日那迷信鬼神的人，大有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的神情。他肯叫出这句话来，正表得他是正直无私，不是赖帐人呢。不比得近来风气渐渐开了，迷信的人，渐渐少了，在热心世事的人，他还在那里暗暗欢喜呢！他说好了，好了，把这神权打破了，我们中国的民智要开起来了，听天由命的话头抹煞了，实心办事的人就多了，不知刚刚不是这样说，这就叫做出人意外之事了。怎么叫做出人意外呢？那一班奸诈狡猾之徒，他知道了鬼神是荒诞

的，迷信是没有用的，他却不肯在嘴里说出来，等到遇了机会，他还要借着那赌神罚咒，去行他的偷盗拐骗呢！

闲话少提。且说当下区爵兴抢上一步说道：“你二位也不必强辩。也不必动怒！论理，祈伯同你二位是姑表至亲，虽然古语有‘父欠子还’之说，祈伯本来念着亲情，一向不曾提起，倘使没有缓急，莫说是三千，就是三万，也不要紧。无奈祈伯近日要置办贍族义田，还少三千银子的田价，所以才来商量，不然，你想象祈伯那种肯置义田贍族的仁慈君子，他肯为了这区区三千银子，失了和气么？此刻你两位一个强辩，一个动怒，在祈伯原不要紧，只怕他凌府上各兄弟子侄，也要不答应呢！”天来未及答话，贵兴也未开言，宗孔便道：“区表台的话不错！”说罢便睁圆怪眼，大吼一声道：“众叔侄兄弟在哪里？”天来见神色不对，忙向君来递个眼色，意欲叫他逃走。谁知宗孔吼声未绝，早见左有柳郁、柳权，右有润保、润枝，前有越文、越武，后有越顺、越和，一齐跳将出来。贵兴、爵兴、宗孔早跳在茶亭外的石凳上，宗孔在贵兴手上，取过招叠扇，拍的一声开了，扬了一扬，大叫道：“快捉住赖债贼，”搜查起来！”八个人一拥上前，将天来兄弟捉住，将身上所带三百两银子，尽情搜了出来，殴了一顿，方才放手，簇拥着贵兴而去。天来兄弟，抱头鼠窜而逃。

谁知到了一个转弯去处，走得急了，同一个来人扑个满怀，抬头看时，正是海顺。海顺大叫道：“赖债贼在这里了！”叫声未绝，只见美闲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，一拥而来，把天来兄弟围住，拳脚交下，又打了一个痛快，方才呼啸而去。赶上贵兴，一同簇拥而回。

贵兴当中坐下，爵兴在左，宗孔在右，其余分列两旁坐下。

贵兴便要论功行赏，爵兴递过一件东西来道：“贤侄且收好了。”贵兴接来一看，却是那张假借票。爵兴道：“贤侄给他看了，又不即刻要回来，我在旁边已是暗暗着急，幸得围住他时，他慌了手脚，落在地下，被我顺手拾了。这东西落在外面，终究不好，我们收起来，将来还有用处。”贵兴大喜，分付把三百两银子秤开了，柳郁等以下，每人十两，尚余一百六十两。宗孔平生办事出力，爵兴计策有功，各得七十两。下余二十两，置办肥鱼大肉，美酒佳肴，叙饮庆功，欢呼畅饮了一夜。

可怜天来兄弟，被殴之后，一步一拐，捱到家中，却是痛苦了一夜。凌氏问知底里，十分心痛，也是无可如何。养息了几天，伤痕好了，就到省城去照料生意。过了数月，天来回家省母，就在家中住了几天。一日偶然出外闲走，却又冤家路窄，遇了贵兴。原来贵兴自从纠众抢银之后，甚是洋洋得意，觉得这个玩意儿，很有趣味。虽然不是为钱财起见，然而想起那一天的情景，犹如出兵打仗一般，自己是元帅，左有军师，右有护卫，号令一声，四面伏兵齐起，那张石凳，犹如将台一般，站在上面，好不得意！终日坐在家中，实在闷得无聊，怎能够时常有这个玩意儿，玩玩就好。他终日存了这个心思，这天又在路上遇见天来，暗想天来屡次被我凌辱，当在晦气头上，怎么倒觉得他的脸上精神焕发呢！此时能再打他一顿便好，只可惜没有带人出来，若要自己动手，又恐怕打他不过。

正在踌躇之际，忽见他族叔易行，左手提着粪箕，右手执着粪钩，远远行来。贵兴向来最憎厌他的。此时用人之际，不免招呼，遂闪在一旁，叫道：“叔父辛苦了！许久不见，近来好吗！”易行走近一步道：“一双白手，做这最贱的营生，哪里还有意可得呢？除非你贤侄照应我，或者就可以好点

了。”贵兴道：“我此刻正要用着叔父的一双白手，包管马上就可以发财。”易行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贵兴道：“梁天来现在前面站着，叔父代我去打他一顿，我重重的谢你。”易行摇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天来同我有恩无怨，我如何下得手？”贵兴听了，大为不悦。恰好宗孔走到，问是甚事，贵兴告知一切，宗孔对易行道：“哥哥好没思量！侄老爹是自己人，天来是外姓，纵然你受过他惠，今者何在？莫说侄老爹说了要谢你，就是不谢，这个差事也要当的呀。你看你这粪箕里，还是空的，天色要晚了，你拿甚么好换钱？难道好向梁天来去讨么？”易行踌躇了半晌道：“不知打了之后，怎么谢我？”贵兴道：“打一下，谢你一担米，你有本事打一千下，就是一千担米！”宗孔道：“你听，你听，你不打，我去动手了！”易行道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放下粪箕粪钩，想了一想，走到阳沟旁边，掏了一手污泥，在脸上涂了一涂，径奔天来，举手照脸就打。天来正在站在那里闲看，忽见一个汉子，满面污泥，对着自己奔来，还疑心是个痴子。忽视他走近身旁，兜脸就是一巴掌，吓得天来不得主意，呆了一呆，接连就是两三掌，天来掩面逃走。照易行的气力打天来，就是打一千下，也还有余。只因他受过天来的恩惠，良心未曾尽丧，所以用污泥涂了脸，也是恐怕天来认得出他来。等到动手时，只打了几下，手就软了，天来不走，他也打不下来了。所以天来一走，他也就追。翻身来问贵兴道：“打了几下，贤侄有数着么？”贵兴大喜道：“五下五下，叔父且先回去，五担米我就叫人送来。”易行欢欢喜喜，提了粪箕，拿了粪钩，回到家去，见了妻子郑易，便道：“娘子！快去收拾那屋子里的零碎东西，有五担米就送来了！”郑氏又惊又喜道：“五担米哪里来的？”易行将上项事一一告知，郑氏听了，对着易行兜脸就是一巴掌，大哭大喊起来。

不知为着何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明恩怨夫妻大闹 尽慈孝母子伤心

却说郑氏知道易行听了贵兴指使，打了梁天来，不觉勃然大怒，也不顾甚么前后，对准易行，兜脸就是一掌。一把扭住了，死不放手，大哭起来道：“你这丧良心没天理的，还有脸来对我说！你不打紧，却害得我没脸见人！你们姓凌的祖宗作了甚么孽来，生出来的子孙，没有一个不是强盗！”这一哭喊，吓的易行慌了手脚，没了主意，住的房子又浅又小，早惊动了街邻众人，齐来观看，只当他夫妻寻常口角，同来相劝。有两个男子，看见易行呆呆的站着，郑氏却扭着丈夫，一味哭喊，还骂郑氏是个泼妇呢。便向易行问道：“易行哥！”

你们为着甚么事来？”易行没意思道：“我也不知她为的甚么事！”郑氏见塞满了一屋子的人，料想易行逃走不去，一松手，把他放了，整了整鬓发，对众人说道：“今日难得众位都在这里，请众位同我评一评这个道理！我家穷苦，是众位知道的，一年里头，总有几回灶里生不出烟来的，都靠着我们梁家那位姑太太，柴咧，米咧，银咧，钱咧，借来接济，这个众位未必能知道。去年我婆婆死了，家里一个钱也没有。我想家里才死了人，到亲戚家去不便当，恐怕人家忌讳，叫他到我们那位大财主侄少爷贵兴家去，求

借几两银子，谁知一连去了三次，都说没有起来。第四次去了，他家的人倒说大爷到省城去了。众位！这是他凌家的大财主侄少爷自己一家人呢！那时候天气又热，眼看着躺下来的老人家，要放出气味来了！

不说别的，纸钱也不曾化得一张。急得我上天没路，入地无门，十分没法，还是去求梁家姑太太。后来棺木咧，衣服咧，……没有一样不是姑太太送来的。到了第二天，难得她还想到，说抬工葬费，一切都要用钱的，叫祈富送了二十两银子来，感激得我没有话说了，对着祈富放声大哭了一场……”郑氏说到这里，又大哭起来，哭了一回，又说道：“我受了姑太太这回厚恩，做梦也不敢忘记，这个我也常常对众位说的，众位也该知道！”又狠狠的指着易行道：“没廉耻的！丧良心的！这是你母亲的事，你受了人家这个大恩，我问你，就是割你身上的肉给人家吃了，能报得过这个恩么？”回头又对众人道：“我们这位财主侄少爷呢，有时我们因为梁家惜得多了，总是有借没还的，怕不好意思，就去求这位侄少爷，却不是睡了便是出门去了。虽然，钱是他的钱，穷是我的命，他不借我也不好怪他，也不能怨他。谁知这位财主侄少爷，今天忽然慷慨起来了，非但肯借，并且肯送了。许了这没廉耻的五担米，却叫他去把我们姑太太的儿子天来外甥打一顿。那没廉耻的今天只怕吃了屎了丧了良心眼儿，就当真的去把天来外甥打了！”众位！请评一评这是个甚么道理！”众人听了，就有两个对着易行狠狠的啐了两口。郑氏又道：“亏他还有脸回来对着我嬉皮笑脸的说呢！”

众位！他做了这没廉耻恩将仇报的事，是他凌家的种子如此，却叫我从此以后拿甚么脸去见人！总是怨我命苦，嫁了这种没廉耻的强盗男人！”说着又大哭起来道：“我不如早早死了，不拿眼睛看你，由你干去！”说着，就歪倒身子，一头向墙上撞去，幸得人多手快，把她拉住了，几乎碰在一个挂油壶的铁钉上。众人一齐劝道：“嫂嫂！这个不是拼命的事情，有话好好的说。”郑氏道：“众位不要当我是个泼妇，动不动要拼命。我进了他门，做了二十多年夫妻，没有同他斗过一句嘴，也没有怨过半句穷。心中只有自己安慰自己，看他虽然是穷，却还穷得硬直，天不亏人，将来总可以望个出头的日子。就是前几天那天杀的宗孔，来约他去抢天来外甥的银子，他一口回绝了，说：‘没饭吃也不干这个事，何况抢的是天来银子！就是拿刀来逼我，也不肯干的！’我听了这话，心中多少欢喜。谁知他今天平白地就变了，我不是念着公公婆婆，我要破口骂他是个畜生禽兽呢！”内中一个老人道，“嫂嫂！你不要动气了，这也不是动气可以了事的，我代你们出个主意吧！易行呢，已经做错了，大凡做错了事，哪怕圣人也挽回不来的，只有认错赔罪的一个法子。此刻不如你夫妻两个，同到梁家，在你们姑太太那里，赔个罪就罢了。想来你们姑太太宽宏大量，见你们赔了不是，甚么气也可以消了。”郑氏问易行道：“就依这位老伯伯的话，你去么？”易行此时羞的满面通红，手足无措，只恨没有地缝可以钻得下去，半晌答道：“去就是了！”郑氏起来，拉了他的辫子要去，众人一哄都出了门外。郑氏又托了那伍老伯伯照应门户，方才同了易行出来。郑氏道：“去便去，你去依我！”易行道：“依甚么？”郑氏道：“到那里去，见了姑太太，跪了，不准你起来。姑太太骂你，不准你的脸红一红。就是姑太太恼了，拿刀割下你一块肉来，也不准你喊痛！”易行一言不发，只管顺着脚去。郑氏把手指刮了自家的脸道：“羞也不羞！羞也不羞！”一路咕啷着去了。

不提这里众人评论，且说郑氏一面数落着易行，望梁家而来。恰好走

出街口，遇见贵兴那里送米的，一行五六个人，挑了来，见了易行便道：“易行大叔！我们大爷送米给你呢！”

你到哪里去？家里门开着么？”郑氏劈面啐了他一口道：“谁是你的大叔？你主子才配这样叫呢！谁要你家这囚粮来，快挑了回去，叫你主子拿去养喽罗，我这里猪狗畜生也吃不着这囚粮！”送米的人，不知何故，白白碰了个钉子，没好气便挑了回去。

郑氏同易行一径来到梁家，叩了叩门，祈富出来开了。郑氏同易行走进进去，抬头一望，见凌氏天来等，一家人都在堂屋里坐着。郑氏一手拉了易行，抢上几步，走了进去，对着凌氏扑通一声双双跪下。郑氏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，便放声大哭。凌氏这一惊，非同小可。原来天来被易行打了几下，虽不十分痛，却也吃了一惊。跑了回来，想了一想，这个人明明是易行，想来又是贵兴主使的，遂告知母亲凌氏。正在大家议论这事，忽见易行夫妻，一同跑了进来，形状十分狼狈。天来暗暗叫苦道：“不好了！路上打了不算数，要打上门来了！”及见他夫妻一言不发，跑进来，就跪下大哭，就如当头打了个闷棍一般，不知是甚么缘故，连忙过来要扶起易行。谁知他膝盖底下犹如打了桩一般，哪里扶得动？凌氏要扶郑氏，也是扶不动。叫道：“媳妇们快来扶起舅太太吧！我扶他不动呢！”刘氏叶氏一齐来扶，郑氏只是哭着，不肯起来，倒把他们一家人都弄呆了。凌氏道：“嫂嫂快点起来，有话好说呀，”郑氏又抽噎了半晌，方才止住，勉强叫了一声“姑太太！”又哭了。凌氏十分着急，又看看易行，也在那里流泪。因说道：“嫂嫂有话就说呀。”郑氏又抽噎了许久道：“姑太太！我从今以后，再没有脸面见你了！”说犹未了，又哭起来。凌氏着急顿足道：“嫂嫂！你这是甚么话，我不明白呀！”郑氏止了哭，方才把易行如何受贵兴指使，打了天来，自己在家如何同他吵闹，邻人如何相劝，一直说到此刻特地来请罪。又道：“姑太太！这件事我知道你老人家一定要生气的，但是年纪大了，不要气坏了你自己身子，请你把我夫妻两个，痛痛的打一顿，出出气吧。”凌氏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嫂嫂，你快点起来，不然，我也要跪下来了。”刘氏又过来搀扶，郑氏方才起来，天来又去搀易行，他却还是死命跪着不动，那眼泪同断线珍珠一般，扑簌簌的落个不停，只差没有哭出声来。天来倒反十分过意不去，方欲开言，只听得郑氏道：“姑太太！易行虽疏远些，却还是你娘家的一个小兄弟，他今天干了这忘恩负义的事，你老人家是必要教训了他！”凌氏道：“何苦呢！嫂嫂，他知错就是了。”郑氏道：“姑太太！今天不是我做弟媳妇的，到府上来撒泼打男人，我这里代姑太太教训了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凌氏身后倚着一根拐杖，早被她飏的一声拿了过来。拍搥一下在易行头上打去，回手要打第二下时，刘氏抢步上前夺住。凌氏见他夫妻如此情形，倒觉十分过意不去，回身去扶易行，易行仍不肯起来，眼中流泪不止。郑氏道：“还不起来，还在这里撒你老姐姐的娇么！”易行方才起来。郑氏又走到天来刘氏前，各福了一福道：“甥少爷！少奶奶！千万不要动气！这总是我做女人的不好，平日不会劝谏他，以致如此。”天来刘氏尚未答言，凌氏先道：“嫂嫂！你不要折煞他们，你到这里坐下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郑氏走过去，坐下，凌氏执着她的手，流下泪来道：“嫂嫂！你夫妻这一来，好叫我又伤心，又欢喜，伤心的是近日接二连三的祸事，都从贵兴那里来的，就是拦路抢银，殴打受伤，也都是贵兴指使我凌家的人做的。你想一班都是我娘家人，却来欺侮我夫家，我却又没有法子去压制得住。好叫我非但对着先夫有点惶恐，就是对了儿子也要惭

愧。……”天来忙道：“母亲千万不可如此说，不要折煞了孩子们！这都是孩儿们不会说话，惹了表弟生气，只是孩儿的不是，哪里好怪到表弟？母亲怎么说出这话来呢！”说着也掉下泪来。凌氏道：“没有你的事，这是我自问良心的话。”又对郑氏道：“嫂嫂，我一向对着儿子媳妇，为了这件事，总觉得自己脸上没光彩，虽然他们十分孝顺，非但没有说话，还时常来劝解我，你听见你外甥说的话么？他还自己担认了这个错处呢！但是他们越是这样，我这心里越是难过。”说着，不住的揩着眼泪，又道：“嫂嫂！你夫妻今天这一来，却增了我多少光彩！”郑氏道：“不来告帮求借就好了，还说增光彩呢！”凌氏道：“光彩不在穷富上，只在道理上。嫂嫂不要谈这个，我也不是为你今天来对我跪了，我就喜欢，说有了光彩，最替我增光的，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伸出一个大拇指来道：“有了你这么个明白贤慧的弟媳妇……”又移过那大拇指来，对着易行道：“又有了他这一个勇于悔过的好兄弟，非但我脸上有光彩，连我凌家门里也有了光彩呢！总不惹人说是凌家没有一个不是糊涂盗！”说罢，呵呵大笑，她却嘴里虽是笑，眼泪却落个不停，到后来竟笑不成功，哭出来了，又呛了一口。咳嗽起来。刘氏叶氏连忙过来，一边一个捶着背，陈氏捧了痰盂过来，桂婵拿了手巾过来伺候。凌氏呛了一会道：“嫂嫂！你看为了我几根老骨头，把他们忙够了，我真是过意不去呢。”郑氏道：“这才是姑太太得福气呀！”说话之间，已是晚饭时候，遂留下他夫妻二人吃饭，不一会调开桌椅。正吃饭间，忽见祈富慌慌张张来说道：“不好了！宗孔舅老爷……”一句话未说完，几乎未把凌氏吓的噎住了，天来吓的逃走了，刘氏等四人慌做一团了，易行呆了，只有郑氏大怒道：“这天杀的做甚么！”不知这天杀的果然做甚么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赠衣银贤母怜贫 缙罗巾淑媛谢世

却说郑氏听见“宗孔”两字，便把双眉一竖，两眼一睁道：“那天杀的又干甚么来了！”祈富道：“我们黄泥冈上，种的芋头，都被宗孔舅老爷带着几十个人一齐掘去了。”凌氏听了，只是气的摇头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祈富又道：“小的上前去拦阻，倒被他拳打脚踢的打了过来，此刻还痛着呢！”天来叹道：“掘了去，就算了，还争甚么呢！”祈富道：“今日已是八月初六了，不到几天，就是中秋，要用呢。”（粤俗：中秋，于月饼外，复煮芋为饵，乡俗如此，不知其何所取义也。）天来道：“今年买来用就是了，自己家里，用得多少呀！”祈富只得退了下去，嘴还咕哝着道：“他掘又不好好的掘，把一个黄泥冈掘个稀烂。”天来只做不听见，一面还是吃饭。只见郑氏右手拿着筷子，左手拿着饭碗，呆着脸，望着凌氏，一言不发。歇了一会，将筷子一放道：“姑太太，你们甥少爷也太好说话了！怎么说掘了就算了！只管这样隐忍下去，将来越惯得他们胆大了！暖！这是哪里说起，他们这么闹，好叫我在这里吃也吃不安呢！”天来道：“舅母说哪里话来？虽然同是一般亲戚，好人自是好人，何必芥蒂呢！”说话间，大家吃过了饭，郑氏又对凌氏道：“姑太太！我想凌家子弟，大半都是强横凶恶的。易行在这里，天天出去，恐怕被他们教坏，我又是妇道人家，不能时时跟着他，想叫他离开这里，却又无

处可去，我想求甥少爷，在省城同他谋一个粗工生活，叫他去做，横竖在家里也是穷，工钱是不必计较的，好叫他离了靛缸，染不着颜色……”天来不等凌氏说话，连忙答应道：“这好极了！我明天就要动身到省城去，可就叫舅父同着去，先在我糖行住下，等一有了机会，我就荐他事情。”郑氏连忙谢了，便要回去。凌氏念她穷苦，又给了她二两银子，几件旧衣服，儿媳妇们也体贴老人意思，各有所赠。夫妻二人，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易行果然过来，跟天来到省城去，不多几时，天来就荐他一个事。到后来，梁凌两姓，闹了个九命讼案，等到奇冤伸雪时，一班强徒，没有一个幸免的，只有易行未曾混入强徒队里，一丝也不曾带着，这就是郑氏贤慧所致。此是后事，表过不提。

且说到了中秋那天，家家絃管，处处笙歌，好不热闹。此时正是平了“三藩”，广东经过兵燹，元气初复的时候，正是从兵乱中过来，重睹升平景象。广东风气，中秋这天，家家屋上，高竖彩旗，也有七星的，也有飞龙的，五色缤纷，迎风招展。到了晚上，还高高的竖起无数灯笼，争奇斗异，好不繁华。凌氏到了这一夜，率领儿媳孙媳孙女，在庭前赏月，诸人又极意承欢，只见一轮明月初升，万家灯火齐放，好不心旷神怡。忽祈富报到，凌小姐到了。凌氏一众听说，倒吃了一惊。你道是哪一个凌小姐？原来就是贵兴的妹子桂仙，当下刘氏等只得迎出来，桂仙步入中庭，先对凌氏贺了节，然后一一相见入座：凌氏道：“自从你哥哥同我们作对之后，我们两家，只有争吵，没有往来许久了，至亲居然变成仇敌了。今夜是甚么风，吹得贤侄女来？”桂仙未曾开言，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这也一言难尽！”说着，便扑簌簌掉下泪来。歇了一歇道：“姑妈！我父亲当日，虽然说发的是横财，却是顺理成章，自然到手的，并不是悖入之物。怎奈生了我这个哥哥，近来我看见他的举动，很是担心，恐怕不闹到灭族还不止呢！”凌氏道：“这是侄女说的太过了！他不过同我家作对，何至于象侄女所说的呢？”桂仙道：“姑妈有所不知，我同嫂嫂两个，天天看着他的行为，十分担惊受怕，起先他们到姑妈这里来骚扰，甚么抬了空棺材来破坏坟地咧，画白虎咧，这都是宗孔叔叔的主意。后来听说又拆了府上的后墙，这也是宗孔叔叔做得，我哥哥事后才知道。那时我约了嫂嫂，屡次劝他，遇了他清醒的时候，还点点头。自从那天约了多人，抢了表兄的银子之后，就大不相同了。那天他抢了银子回来，我在屏后张看，只见他当中坐着，宗孔叔叔同爵兴那狗才……”凌氏道：“哪个爵兴？”桂仙道：“就是区家表叔，姑妈怎么忘记了？”凌氏道：“哦！就是他，我见你骂他狗才，倒把我闹糊涂了。他便怎么？”桂仙道：“他两个分左右伴着，还有那十多个，是在底下，雁翅儿排列着两旁坐下，他只说得一声，每人给十两银子，那十多个人，便立起来，一字儿排在下面，对他深深作了个揖，嘴里还高声唱道：‘谢过大爷！’他却端坐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等那些人谢过了，他才呵呵大笑，站了起来。姑妈！你说这是个甚么样子！”凌氏道：“好呀！在家里做起戏来了！”桂仙道：“姑妈！这不成了个山贼强盗的行为么？我也不明白，他为甚么就变到如此，后来叫了喜来来，逐细盘问，方才知是爵兴那狗才，不知在哪里买了一部书来给他看，这部书叫做甚么水浒，他看过一遍，那狗才又天天来同他讲究，批评那书上的人物，说甚么‘及时雨宋江，只为疏财仗义，结交天下英雄，到底在梁山泊，坐了第一把交椅，那百万家财的玉麒麟卢俊义反屈在第二。倘使他当日早早见机，怕这第一把交椅，不是他的么？后来闹到皇帝也怕了他们，降诏招安，一一

授职，所以想做大官，要先造起反来……’姑妈！你想这还成个话么？他听了这些话，就同疯子一般，从前招接的，还不过是本家几个穷兄弟，近来竟有许多面生得人，外路口音的，也一般招接到家里来了。我今夜来还有一句要紧话知照，方才他又招了不少的人，在家赏月，煮了两三担芋头，在那里狼吞虎嚼。我又到屏后去张望，见有两个恶狠狠的面生人在那里，听他同众人说，等新稻熟了，叫那一班人到府上北沙那一段田上去抢割稻谷，还说：‘抢了来，你们只管大众公分，我是一颗都不要的。闹出事来，有我大爷担当呢！’为此特特赶来，给姑妈送个信，好早早防备着他。”说罢，便要辞去。

凌氏道：“何妨再坐一会，就在此赏月？”桂仙道：“我是私行出来的，家中除了嫂嫂之外，没有人知道，要早点回去。”说着站起来，又对凌氏道：“姑妈！我有一件事，要求姑妈照应。”凌氏问是甚事，桂仙道：“万一将来我哥哥真个闹出乱子来，求姑妈看我父亲面上，照应他一点！”凌氏叹道：“他不来糟蹋我，已经够了，我哪里能照应他呢！”桂仙道：“这句话只当我白说的，姑妈且放在心里，将来或者用得着，也未可知，我今夜回去，打算痛痛的劝谏他一番，他听了便好，要是再不听时，我也不愿意再拿这双眼睛去看他了！今番回去，只怕不能再见姑妈的了！姑妈！你万事都看我父亲面上吧！”说着哭了出来，对着凌氏叩下头去。凌氏连忙扶住道：“好孩子！不必如此！也不必伤心！你姑嫂两个，好好的劝他，没有劝不好的！”桂仙含着泪，辞了回去，不提。

且说凌氏等送桂仙去后，大家叹息一番。到了明日，凌氏便请翰昭过来，告知凌贵兴要抢割北沙田稻，求他去知照各佃户，小心提防。翰昭道：“他既来抢割，一定带了兵器；这些佃户，哪里抵挡得住？只好去禀报了千总衙门，请他派几名兵去防守，说不得要花点小费的了。”凌氏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就请叔叔走一次罢。”翰昭就到千总衙门去，报知黄千总，报说“有田地一段，坐落北沙地方，近日闻得有人要来抢割，求派几名兵去弹压”，却又不肯说出凌贵兴来。黄千总笑道：“朝廷养兵，是捍卫闾阎的，不是代人看守田地的。我这该管的地方多着呢，倘使家家的田，都要看守起来，我这几个兵还不够呢！”翰昭无话可答。

黄千总又道：“这样吧，果然有人来抢时，你即刻来报，我便带兵同你去拿人吧。”翰昭只得谢了出来，回去告知凌氏，大家束手无策，连那知照佃户防备的话也忘记了。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说桂仙别了凌氏，回到家来，见了嫂嫂何氏，备细告知一切。恰好贵兴吃得酌酌大醉进来，桂仙不便久坐，便回房里去了。次日，一早起来，趁贵兴尚未出去，便过来同何氏两人，百般的劝谏，起先贵兴听了，尚不言语，到后来便慢慢的强辩起来。未后桂仙说话当中，带说了一句“爵兴那狗才”，贵兴便跳起来骂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表叔都叫起狗才来了！伦理也灭了！

你还劝我呢！”说着头也不回，一直出去了，仍旧同那一班强徒混闹。到了晚上，月色甚好，又同众强徒欢呼畅饮，爵兴定了议，从此之后，除宗孔之外，不论何人，都要叫贵兴做“大爷”。

贵兴道：“别人都可以，表叔，你是外亲长辈，我不敢当，你还是叫我一声‘贤侄’吧！”于是众人大爷长大爷短的，叫得贵兴手舞足蹈起来。正在这里乐不可支，忽听得后面一叠连声叫救命。众人大惊失色，贵兴往里就跑。

未知是何事故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遇重丧恶棍大遭殃 代和事好徒快中饱

却说贵兴听见后面叫救命，连忙飞奔进去，只见丫环仆妇，乱做一团。贵兴喝问甚事，只见何氏招手道：“官人，快来呀！”

姑娘不好了！”贵兴吃了一惊，走到桂仙房门口一看，只见一幅罗巾，高高的把个桂仙挂起，头发也散了，那舌头伸出来有二寸多长，两只眼睛睁起来，比活的时候大了两倍。他跺了跺脚道：“这是哪里说起！好好的怎么活的不耐烦了！”何氏着急道：“官人快解下来救呀！我们解了半天，解不下来。”贵兴便叫喜来去解了下来，救了一会，眼见得是没用的了。贵兴看见她襟上，露出一角信封来，便顺手抽出来一看，信面上写着，“送梁宅姑母大人安禀”。贵兴大怒道：“原来是私通仇家的。死迟了，死迟了！”把那封信撕了个粉碎，赌着气走了出来。众强徒迎着问讯，贵兴略略说知。爵兴道：“别的不打紧。这位表侄女，不是许了陈家的么？那小官人不必管他，只是他的老子陈泽广，不是好说话的。因为他专门代人写状词，写得好，人家都叫他做‘陈状元’呢，先要设法打发他才好。”贵兴愕然道：“这便怎么得了！”爵兴道：“不过破点财罢了！”当夜乱到天明，一面买棺材，预备盛殓，一面到陈家去报丧。

这陈泽广闻报，就带了儿子，亲来吊问，一见面就道：“这是小儿没福，但不知令妹得的是甚么病？怎么过的这么快？”贵兴道：“是昨夜得的一个急病，医治不及。”陈泽广道：“就烦引路到里面，一则弟也看看，二来叫小儿也向他的未婚妻，上一炉香。”贵兴道：“这个且不敢当，先请书房里坐罢。”说罢，让他父子到了书房，因为自己不便启口，就来叫爵兴去探听口气。从中说项，往来回话。到底说到贵兴出了二千银子，爵兴却从中落了五百，陈泽广得了一千五百银子，便屁也不放一个，带着儿子去了。

里面哭声又起，是要葬殓了。何氏屡次三番，叫人出来请贵兴送殓。贵兴因为为了妹子，用了二千银子，没好气，走进来，噘着嘴，也不哭，也不说话。只见五岁大的儿子应科，哭跳着叫娘，哭的昏了，一跳跳在贵兴脚下，把他才上脚的一双新袜子，踏了一块污泥。贵兴兜脸就是一巴掌，打将过去道：“她死了，于你甚事，要你这么伤心？”何氏忙过来拉在一旁，哭着道：“谁象你是个没心肝的，同胞一脉的妹妹死了，泪丝儿也没有一点。

此刻又没有人得罪你，你又听了哪个强盗的唆搅，却来拿儿子出气！”贵兴大怒道：“嘎！”

谁是强盗？你这强盗说的是谁？”说着兜脸打了一掌。何氏已经哭的伤心，此时趁势倒在地下，号陶大哭起来。贵兴更是怒不可遏，走近一步，狠狠的踢了两脚。一众丫头仆妇，齐来劝开。贵兴走了出来，怒气未息，一众强徒都来劝解，贵兴直挺挺的坐着，总不答话。众人见没有意思，渐渐的都散去了。只剩下区爵兴一人，花言巧语的，劝得贵兴回过笑脸来，便拉他到烟榻上烧烟解闷，向烟盘里一看道：“呀！不好了！我这一盒烟，怎么浅了许多？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是了！一定你家喜来拿去了！我听说他近来很肯玩这个，罢罢，这里放不得了！九钱多银子一两的东西，我哪里供得起他偷

呢？我把这半盒带在身边，这一盒满的请贤侄代我收好了吧，这里再放不得了！”贵兴道：“表叔何不拿回家去呢？”爵兴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！我那里闲人太多，我供应他们不起，第一是一个姓熊得朋友，叫做熊阿七，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，因此我很敬重他。

只是他的烟量太大，有烟在那里，无论一两八钱，不吃光了，不丢枪的。”贵兴笑了一笑，又谈了一会，爵兴也去了。

此时里面静了些，不免进去看看。只见何氏对着棺材，抽抽咽咽的哭个不停。贵兴便到房里，把爵兴那盒烟，放在梳妆抽屉里。坐了一会，没意思，又走到外面，在烟榻上躺了一会，觉得寂寞，又到里边来。何氏还是哭个不停。贵兴叹道：“可以不哭了！”看了看神情惨淡，也不觉一阵伤心，翻身仍走到外面。不知怎样，总觉得心神不定，总是他们今日散的太早，冷静的不好，忽然一阵，又觉得心惊肉跳起来。这一日总是无精打彩的，到了晚饭时候，他不愿与何氏同吃，叫开到书房里来，独酌了数杯，总是无味，饭也不吃了。坐了一会，躺到烟榻上，朦胧睡去。一觉醒来，已有四更时候，觉得有点夜寒，遂起身到里面去睡。走入内堂，看见妹子的棺材停着，碧冷冷的点着一双绿蜡烛，不觉打了个寒噤。走入房内，揭开帐子，在床沿上一坐，出了一会神，觉着更冷。暗道：“奇怪！怎么今年才到八月里，就这样冷法呢？”伸手要去推何氏，要叫她睡到里面点，谁知伸手一摸，摸着一件东西，是冰冷的，不觉大吃一惊，直跳起来叫道：“唉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看床上是甚么东西！”叫了两声，不见答应，因说道：“怎么睡得同死人一般，这般叫也叫不醒了！”只得拿起灯来，自己去照。先挂起了一边帐子，方才一手拿灯，一手揭帐，弯下腰来一看，只吓得他哇的一声，喊了出来，倒退不及，仰面翻了个跟斗，灯也摔灭了，房里弄得漆黑。

连忙爬起来，连爬带跌的出了房门，劈面又看见他妹子的棺材，越发吓的浑身都麻木了，非但走不动，站也站不稳了。啪登一声，坐在地下，连忙要起来时，那手脚又作怪起来，不由他做主，再抬也抬他不动，口里要叫时也是叫不出声，心里又慌又害怕。“这回不好了，我怎么哑了！”没奈何在地上乱爬，爬到天井里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大叫道：“起，起，起，起，起……”以后更叫不出来了。“不好了！怎么我这下颌震动起来？三十二个牙齿也叩响了？”回头看看堂屋里的棺材，不觉又抖了一抖，仍旧站不起来，只得再爬，一直爬到外面堂屋里。坐在地下，按一按心神，略为好点，那牙齿仍是叩个不停，手脚是冰冷的，身上却一阵一阵只管出汗，并力把牙根咬紧，双手捧住心头，在鼻孔里喘了一口气，觉得又好点了，就坐在地下，大叫道：“你们起来呀！起来，起来，你们快起来！”这时已是四更多天，众人正在好睡，他又在外头叫，哪里有人听见？叫了十几声，侧耳一听，仍是鸦鹊无声，没奈何只得站起来。此时好点了，站得起来了，不过脚软点罢了。一步一跌的，到外面去，再到门房里叫喜来。

此时月已沉西，天井里是漆黑的，看看又是害怕，幸得书房窗户，有一点灯影射出来。

只得硬着头皮，大着胆子，走到门房门口，也来不及叫了，攥起拳头，就在门上擂鼓般打得震天响。

你道他在床上，见了甚么，就吓到这个地步？原来他拿灯一照时，只见何氏仰面睡着，头发披着，眼睛睁着，口张着，脸上变成不紫不黑的颜色。他方才说他老婆睡得同死的一般，这可不但同死的一般，简直是死的了。这

才把他吓的三魂剩下半魂，六魄失了五魄，露出这副丑态来。

且说当下他那擂鼓般的打门，把喜来惊醒了，骂道：“天还没亮呢！是哪个羔子忘八蛋呀！”贵兴没有听见，还是乱擂。喜来又骂道：“是哪个混帐东西呀！”贵兴因为擂门擂的太响了，还没有听见，擂的更厉害。喜来大怒，跳起身来开了门，谁知贵兴擂门用力太猛，这里门一开，那里就扑通一声，扑了一跤，跌到门里。喜来猛不提防，被他压了个仰面一跤，心中越发大怒，一手执着他发辫，这只手就是劈拍劈拍的几个巴掌。回眼一看，大惊道：“原来是大爷，该死该死！”一面搀扶起来，问道：“大爷有甚么事来？”一面细看他时，只见他面色白的同石灰一般，眼睛也直了，那气是喘个不住，心中惊疑不定，正要扶他坐下，只见他说道：“不……不好了！奶……奶奶不见了！”喜来大惊道：“到哪里去了？大门早就上锁的呀！”贵兴道：“没……没了！”喜来道：“到底到了哪里呢？”贵兴道：“是……是死了！”喜来又大惊道：“昨日好好的，这是哪里说起？”贵兴道：“不……不用多问了，叫人起来吧！”喜来嘴里答应，心里纳闷道：“怎么死得这等重大惊小怪的，莫非又上吊了么？”一面就拿着灯，照着贵兴进去，便要到房里去看。贵兴只站在里面天井里道：“你先去叫人吧！”喜来便到里面，摇房门打墙壁的，叫起了一众丫环仆妇。大家方才出来，忽听得贵兴大叫一声：“呀！不好了！僵尸来了！”翻身往外就走。众人方寸听说“奶奶死了”，已是吃惊，走到堂前见了棺材，又是心寒；忽然又听了这一声怪叫，只吓得哄的一声，往里就跑，蜡烛油盏摔了满地。还是喜来胆大，飞跑过去，拉住贵兴道：“大爷！做甚么？”贵兴道：“快……快放手，僵尸来了！”喜来道：“在哪里呢？”贵兴道：“在房里哭呢。”喜来道：“哭出来了，是奶奶回过气来了。大爷放心，不是僵尸！”贵兴心中稍为安了一安。喜来一手拉住贵兴，回进来，大叫道：“大家快出来，没有僵尸，是奶奶回过来了。”众人方才一个一个的，慢慢出来，挨到房里去，原来哪里是奶奶哭，是那个睡在里床的应科小官官，因为醒了，叫他娘不应，在那里哭呢。

贵兴虽到了房里，却抵死不敢到床前去。有两个老成的仆妇，便过去先抱下孩子来，一个在何氏心口上摸了一摸道：“不中用的了！你们快来拆帐子吧！”七手八脚，就去拆帐子，却听得地下拍挞一声，是拉帐子时，在床头上带下一件东西来，掉在地下。喜来拾起看时，不觉吃惊道：“呀！这是鸦片烟盒呀！哪里来的？”贵兴不觉顿足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乱哄哄闹了一会，早就天亮了。贵兴一面叫人去请众恶徒来帮忙，一面到各处报丧。

不一会，众恶徒陆续到了，只有爵兴未来，忽听得门外一片声嚷了进来，抬头看时，却是丈人何达安，叔丈何达先，带领二十多个何家子弟，嚷着进来道：“好好的人，怎么一夜工夫就死了？”跑进来也不理贵兴，一直到里面去了。贵兴拦挡不住，暗暗着急，忙叫喜来，飞跑去请爵兴来调停这事。

不知爵兴来了，怎样调停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裕耕堂一场恶闹 区爵兴两次私肥

却说贵兴见势头不妙，忙叫喜来去请爵兴，自己先与宗孔商量。此时爵兴未到，一时之间，怎生应付？宗孔道：“这是她自己服毒的，又不是我们灌她吃的，怕他甚么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何达安达先两个，踉踉跄跄，走了出来，达安不由分说，走到贵兴跟前，兜胸一把扭住，大喝道：“我的女儿，是甚么病死的？”只这一下，吓的贵兴唇青面白，目定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半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是甚么病！”达安一松手，趁势把他一推，贵兴立不住脚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恰好遇到一张交椅前面，把大腿碰了一碰，蹬的一声坐下。达先走上去，就是两个巴掌，打得贵兴眼中火光进射，耳朵里觉得轰的一声。宗孔跳起来，指着达先道：“唉！朋友！有话好好的说，怎么就打起人来！”达先喝道：“我侄女平白地被你们谋死了，难道就罢了么？”宗孔道：“嘎！你哪一只眼睛看见是我们谋死她的？是她那小贱人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达先早就赶过来，照脸一拳，宗孔连忙招架，两人就扭住撕打。宗孔觑个便，把达先当胸推了一掌，达先立不稳，倒退过去，恰倒在当中天然几上，把一个三四尺高的古磁花瓶，砰然一声，跌个粉碎。达先顺手在几上取起一块英德石，对着宗孔摔来。宗孔把头一低，那石从头上飞过，打在玻璃窗上。

宗孔顺手拿起地上一个磁痰盂打去。这一打开了头，达先也不打人了，拿起一座西洋大自鸣钟，向天井里一摔，砰琅拍挞，磕个稀烂，又把一个柴窑花碟磕成了十六八片，所有陈设的古玩字画，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宗孔此时，倒慌了手脚。里面那二十多个何家子弟，听见外面闹了，也从里面打出来。当时凌家众强徒，见宗孔同达先撕打，本要上前相助，倒是凌美闲拦住道：“做好汉的一个敌一个，不必帮手。不然打倒了他，也没威风。”众人方才止住。此时看见何家子弟出来，便一拥上前，一个接一个，逐对儿撕打，把一座四柱大厅，变做了个战场，达安只是一手执着贵兴，并排儿坐着，生怕他走了。宗孔正在赶着达先，忽然后面有人，拉了一把，回头看时，却是美闲，递过一个瓦罐。宗孔接来一看大喜，赶上一步。对着达先，看得真切，举起瓦罐，照头打去。不偏不倚，正打在头上，砰然一声，瓦罐破了，豁刺刺醍醐灌顶般淋了一身粪汁。达先不觉大叫一声，这口一张流了许多粪汁到嘴里，宗孔已是走远了。达先径奔贵兴，一头撞将过去，拿起贵兴的熟罗长衫就揩。贵兴此时人急智生，反一把扭住达安不放，举起脚来，把达先一蹬，又把达安一拉，往前一送，达安跌在达先身上。贵兴仍是被他拉住，不曾放手，一齐滚将下来，三个人跌做一堆，各人身上都是一身粪花，闹了个异香满室，宗孔拍手大叫道：“侄老爷！快脱衣服呀！”一句话把三个都提醒了，一齐脱下衣服。贵兴便得飞跑，要到里面去躲避。谁知里面的丫环仆妇，被何家子弟，大打大闹了一顿，赶了出来，又在外边大闹，吓得把腰门关了，贵兴不得进去。忽又听得天崩地塌的一声怪响，原来上面挂着“裕耕堂”三个字的大匾，被他们用竹竿挑下来了。这一声响，还未绝耳，忽又听得一声大叫道：“大家不得动手，我来也！”贵兴急看时，原来是区爵兴。

当下爵兴一进大门，即抢步上前，将厮打的一对一对劝开。劝了这两个，又劝那两个，劝得那两个时，这两个又打起来了，好容易把他们分开。

爵兴便高声再说道：“大家不得再动手，这不是打架的事！”

贵兴贤侄，你坐在当中来，何家各位请到东边坐下，我们凌家人都到西边坐了，等我们好好商量。”又叫达先也坐在当中道：“请阁下招呼贵族子弟，暂时平一平气，有话好说。”又叫贵兴道：“贤侄！你镇压着自己人，不

许再动手。”说罢便拉了达安到书房里去一看，见他浑身粪秽，便叫喜来打水出来，先请洗脸，又叫打开腰门去取贵兴的衣服出来，先换上了。爵兴先道：“令千金已经死了，并不是打架可以了事的。就是打到明天，人也不能活过来的！彼此终是亲戚，这翁婿情上何苦呢！依我愚见，叫令婿好好的赔个礼赔个罪就算了。”达安一面洗脸，一面冷笑道：“阁下这话，我也听得懂，但是阁下知道我小女是怎样死的么？”爵兴道：“我也不仔细，只听见去请我的人，说是服了鸦片烟死的。”达安道：“那就是了，我好好的女儿嫁给他，为甚无端端的自寻短见起来？凌贵兴他不要仗着他有财有势，好端端就可以把个老婆逼死了，却想要拿钱来堵我的口，我钱是看见过的，可引我不动！”爵兴道：“依阁下便要怎样办法呢？”达安道：“既然死于非命，少不免要经官相验，听候官断。”爵兴道：“好！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也说要这个办法，并且也不必劳动阁下去报官，这里凌家也可以去报得。但有一层要请教，不知报了官，官来验了，又怎样判断呢？阁下虽然未必读过律例，然而总是读书明理的，试问验过之后，是自己服毒身死的，有论抵的道理么？既然不能论抵，又何必多此一验呢？况且又是个嫁出的女儿，进了他门，儿子也有五岁了。还有一层，只怕没有断令婿赔偿恤银给丈人具领的道理。就算那县官不讲律例，硬断贵兴出一笔钱，叫阁下具领。阁下虽然得了些小便宜，然而叫懂的人说起来，何某人是惜尸诈钱的，不然，就说是卖女儿尸首的。”

阁下情愿担这个名声么？”达安道：“这总是他凌虐不堪，这里才自寻短见呀。”爵兴道：“凌虐的凭据呢？相验起来，徒然把令千金的遗体，露天露地的、被件作检验一番，未必寻得出一点伤痕。况且贵兴又没有三妻四妾，有了妾，这‘凌虐’两个字，或者还可以凭空加得上去。你阁下可能指出一点证据来么？凌虐的证据一点都没有，这里倒有了确凿证据了。回来报了官，官到了，一面请验尸，一面请踏勘，外面打得还成个样子么？就差房子没有拆了，古玩字画，又是个没有价值的。那时分作两案办理，人命案子，不管怎么办，自有律例。登门打架，且不论这打毁什物，贵兴未必便甘心，开起价钱来，请官断赔，不定是一万八千，你说他值不到这个时，只要你照样还他的东西。”一席话说得达安无言可答，目定口呆。爵兴不再理他，便到外面与贵兴说话去了。歇了半晌，方才又回进来，一言不发的坐着。达安道：“依阁下说便怎样办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这是阁下的事，怎么倒问起我来！我看这件事，不容易办。方才我出去问贵兴的活，他并没有第二句话说，只说得一句道：‘我在老子前，也不曾受过这种恶气，’正不知你们怎么开交呢。”又冷笑道：“好没来由，把个死人摔在床上，直到此刻，还没有个阴阳先生来过，不要说别的了。”达安道：“不必说了，还是请阁下代我调停下来吧。”爵兴道：“怎么调停呢？”达安道：“但凭阁下主意，我无有不从的。”爵兴道：“不得阁下主意，我是无从下手的。达安道：“我也没有主意，只要小婿给我个下场就是了！”爵兴听了，出去把贵兴拉到一旁，唧唧了一会，又进来道：“我劝解了多少，此刻他情愿打毁的什物，概不追究，另外送一千银子，给阁下止泪。”达安低头想了一想，答应得迟了些，爵兴便站起来道：“阁下肯便肯，不肯时我还有事，要先失陪了！好在阁下自姓何，贵兴自姓凌，我还姓我的区，任凭你们去闹上个乱七八糟，我正好冷着眼睛看热闹！”说着要走。达安一把拉住道：“阁下莫忙，我便依了。只是小女的棺殓要从丰，七七四十九天斋醮，是不能免的。”爵兴道：“这是他凌家的体面，阁下放心，既承应允，就请先回府。这一笔钱我三天之内，代他送到。”达安道：“那么

我三天之内，在舍候驾，不可失信。”爵兴道：“大丈夫担当得起，哪有失信之理！”说罢，一同出了书房。达安又到里面，对他女儿痛哭了一场，然后招呼了众子弟，一哄而散的去。

爵兴代送出大门，翻身进来，拍手呵呵大笑道：“却被我一场舌战，赶去了也！这件事本来不好办，万一他真要报起官来相验，虽然没有甚么大不了的事，然而这一相验，不定要把表侄女上吊的事也要闹了出来。我们这等人家前后不出三天，闹了两个自尽的，惊动官府，岂不把这面子丢尽了么？此刻只花了二千多银子，万事全消了，岂不爽快！”宗孔道：“怎么花了二千多银子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达安要一千止泪银子，达先要五百，其余他带来的子弟；一共二十四个人，每人要五十，一共是二千六百两。”又对贵兴道：“方才他都答应了，只说明日打票子时，一千的一张，五百的一张，其余二十四张五十的，以便他逐人分派。”贵兴一一答应了，这才买棺材，延僧道，开丧挂孝，办起丧事来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黄千总有意纵强徒 凌贵兴亲身行抢劫

却说凌贵兴自从打发丈人何达安去后，便代他妻子开丧挂孝起来，把一座裕耕堂重新收拾，延僧礼道，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。众强徒借着帮忙为名，益发无昼无夜，都啸聚在凌家。贵兴没了老婆妹子在耳边聒絮，反觉得爽利。到了第三天，爵兴便叫贵兴到往来的钱铺子里，打了票子，整的散的，共是二十六张。

爵兴拿了一张一千的，去交了何达安，其余散的二十五张，共是一千七百两，对不住，他自己拿去用了，还落得两边都感激他。

他还要到凌家来吃白饭。这个一声“贤侄”，那个一声“侄老爹”，那一边又是一片声的“大爷”，贵兴倒也觉得十分热闹，反把死人的事忘了，天天那僧道礼忏之声，与那欢呼畅饮之声相唱和。过了三七，便把两口棺材，抬到祖坟去安葬了。贵兴便纳了两个待妾，一个杨氏，一个潘氏。丧事之中，又带着吃喜酒，真是笑啼皆作，吉凶并行。

这一天，宗孔偶然想起一件事道：“我记得八月十六那一天，看见梁翰昭在千总衙门里出来，莫非他们此刻要结交官场，同我们作对么？”爵兴道：“不见得！他们这班村老儿，见了官就吓的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哪里想得到结交他呢？”贵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也不可不防，并且我们商量要抢割他的稻谷，迟两天就要动手了。这件事，千总管得着的，我这里一动手，他那边一报官，就是报到文衙门里，也要请他武官追捕的。这便如何是好！”爵兴道：“不要紧！这黄千总是最贪财的，只要送上他几两银子，他便叫你做老子都肯的了。”贵兴道：“只是那个认得他，方好过付？”爵兴道：“只我就同他极相好，无话不谈的，何必求人？”贵兴大喜，就兑了五十两银子，请爵兴送去。爵兴道：“不必，不必，这些武狗，看见了一个铜钱，就笑得眼睛都没缝了，何必这许多？只要二十两就够了！这是当省的，我不能不叫你省，不比陈家何家的事，是万万省不来的呀！”贵兴就改兑了二十两。爵兴接了，

就去斡旋去了。好爵兴，果然只花了二十两银子，却买了一个黄千总了，回报贵兴，自然欢喜。

这一夜，外面饶钹喧天，他里面却是洞房花烛。这风声传到了梁家，凌氏等知道桂仙姑嫂，双双自尽，不免叹息一番，只因彼此成了仇敌，也不便去吊唁。凌氏念着一脉至亲，哭了一场，方才想起，十五那夜，桂仙私行到来，临去那番话，竟是句临终叮嘱之言，难得她小孩子家，有这个远虑。后来天来回家，谈起桂仙的话，凌氏便把凌仙叮嘱，恐怕贵兴闹了大乱子，托付照应他的话说了，天来也是叹息不止。表过不提。

且说凌氏这一天，正在没事，看着儿媳们赶做冬衣，忽然哄了一班佃户进来道：“梁太太，不好了！今天来了许多强盗，把我们的田禾都抢割了！”凌氏一看，正是北沙一帮的佃户，不觉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既然遇了强盗，今年的租，且免了吧！”众佃户道：“老太太呀！多蒙你的慈悲，田租便免了，只是我们靠着过冬天，度新年的本钱，都没有呀！”说罢都哭了。凌氏道：“你们且歇歇去吧！我再商量周济你们点便了。”众佃户谢了出去。

凌氏便叫请了翰昭过来，告知此事，翰昭飞也似的，去报了千总。那黄千总皱眉道：“可巧我今天泻肚子，还没有吃饭，这是地方公事，说不得也要去走一遭，只是我要吃点饭才走得动呢！”翰昭道：“吃过饭，恐怕强盗去远了，追不着呢！”黄千总怒道：“朝廷也不使饿兵，你们倒要使起饿官来了！”吓得翰昭不敢再说，只得退出来等候。直等了两个多时辰，方才听传呼备马，等了好一会，黄千总方才出来，跨上马，带了几十个兵。

翰昭跟着走。翰昭起先还恐怕跟不上，谁知他倒是按辔徐行，莫说翰昭只有五十多岁的人，就是八十岁老头子，只怕也跟着他绰绰有余呢！等到了北沙时，哪里还有个强盗的影子？只剩了一片蹂躏之迹，两面毗连的田禾，却依然是黄云满地。黄千总问道：“这两面毗连的田，也是你的么？”翰昭道：“两面都是别人家的。”黄千总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既是强盗抢割，他又何分彼此？何以你家的便抢的一颗不留，人家的却一颗不动呢？”两句话问得翰昭无言可答。黄千总道：“只怕你欠了人家钱债，人家来取去抵债的吧！”翰昭道：“我并没有欠人家的债，或者仇家是说不定的。”黄千总大喝道：“既然是仇家，你怎么报的是强盗？好个不知轻重的村夫！”说罢拨转马头去了，翰昭目定口呆的怔了一会，只得回去告知凌氏，凌氏听了，也是无法可施。翰昭道：“不如通个信给天来侄儿，叫他回来计较。”凌氏道：“这可不必要了，此刻将近年下，糖行里生意正忙，不要又叫他分了心，并且叫他回来，也不过是叹上两口气。他的怕事，比你我还厉害呢！”翰昭只得罢了。这里凌氏又张罗周济了各佃户，方才拜谢而去。幸而年来他们糖行生意还好，要是差不多的人家，这一下子，可支持不下去了。

闲话少提、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又是腊尽春回，交到雍正六年戊申了。天来在行中料理生意，直到年三十夜，方才同了君来、养福回家度岁。广东风气，大行店家，新年里总要到正月二十几才开张，所以天来兄弟父子，就得在家多盘桓几日，以叙天伦之乐。

贵兴那边，景象又自不同。一班酒肉兄弟，狐群狗党，终日不是赌钱，便是吃酒，偶然取过锣鼓来、乱打一阵，这就算他们最清雅的玩意儿了。一天早起，天井里两盆兰花开了几朵，贵兴便大大高兴起来，要置酒赏兰，在去年打不尽的裕耕堂上，大排筵席，真是群凶毕至，众丑咸集。饮酒中间，贵兴忽然停下酒杯，叹了一口气。宗孔又忽然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问道：“吾

问侄老爹者，为何忽然而叹气之乎？”贵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道：“叔父怎么掉起文来了？”宗孔呵呵大笑道：“我近来亲近了区老表台，听见他常常的‘之乎者也’，我染了他点书卷气，也来学学，这句话，文便掉了，只是那个‘也’字还没有安装上去。”说的众人一齐大笑。爵兴道：“笑话慢说，端的贤侄为何叹气？”贵兴道：“我只恨天来那所石室，坏了我的风水，不然，前年我就中了。中举之后，一定是连捷的，连捷起来，我还是个状元。”

你想去年丁未科的状元，怎么还会让给一个‘彭启丰’呢！”（雍正五年丁未状元彭启丰。）爵兴道：“这个何必心焦！他那所石室，总不能死守着的，好在今年不是乡试年期，我们各尽能力，尽今年弄了过来，纵使弄他不过来，硬拆也要拆了他的。包管明年己酉，贤侄高中一名解元，后年庚戌连捷大状，我这里预祝一杯！”说罢，吃干了一杯酒。众强徒一时又欢呼起来。贵兴道：“我想我的运气，真不如人。你看今日赏花，那花盆都是粗货，往日南雄广源店，本有二十四玉石花盆，还有一堂花梨木桌椅，却又被天来拿去了。若在这里，岂不光辉！”宗孔大叫道：“既是广源店的东西，就是两家都可以用的了，他是甚么人敢拿了去！来，来！众兄弟们帮个忙，同我去拿了来！”说着就要走。

爵兴道：“贤侄且慢！既有此事，你可写个条儿，只说同他借来用，他要是肯呢，我们这个就是‘刘备借荆州’。他不肯时，我们就去抢了来，这是先礼后兵，他却怪不得我了。”贵兴大喜，就写了个字条，叫喜来去借。喜来去了许久，回来说道：“不肯，不肯，他说东西都在省城，被人家借去了。”宗孔跳起来就要去抢。爵兴道：“你们且慢，等我分派这件事，要贤侄带了头，先叫开了门，只说一来拜年，二来当面求借东西，有你带了头，以后就没有事了。若是教别人去，他明天到衙门里报一个案，那可怎么得了！虽然谅他也不敢，然而总不能不防到这一着。”贵兴道：“我亲去了，怎么就没事了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贤侄自己去了，他哪里还好告，就是告到官司，只说我们中表至亲，闹着玩得，谁稀奇他的东西，这就变了个‘谈笑官司’了。”宗孔跳起来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，我侄老爹几时做了皇帝，封你做个军师。”爵兴道：“不要胡说！”宗孔道：“状元升宰相，宰相升皇帝，这有甚么稀奇？不要多说了，侄老爹，走吧。”拉着就走，众强徒一拥而去，只剩下爵兴看家，众人一拥，到了梁家门首。贵兴道：“他看见我们人多了，一定不肯开门。你们且悄悄的站在两旁，等我打开了门，你们就一拥而入。”众人点头应允。贵兴便去敲门，祈富便问是谁，贵兴道：“是我！”祈富听得是贵兴声音，吃惊不小，不敢开门，飞跑到里面报信。凌氏等也吃了一惊。

未知开门与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爵兴宗孔双荐凶徒 叶盛简当一场败北

话说凌氏等听说凌贵兴来了，也吃了一惊，踌躇了良久，面面相看，想不出个主意。凌氏道：“也罢！开门放他近来，等我也问他一番，问他为甚只管和我作对。好歹他是我的侄儿，未必好拿我怎样，媳妇们且回避了，祈富快去开门！”天来兄弟，见母亲这般吩咐，也不敢阻拦，眼见祈富往外

去了。不多一会，忽见祈富飞奔进来，大喊道：“老太太！官人！”

不好了！强盗来了！”凌氏母子大吃一惊，只见贵兴跟在祈富后面，嘻嘻哈哈，一路笑着，赶了进来，后面跟着一大群人，也不知多少，仿佛只认得宗孔、美闲、越文、越武几个，其余乱哄哄的，一时也难分辨。

却说凌贵兴走进客堂，见了天来，一时良心难昧，脸上不觉红了一红，胡乱拱拱手道：“老表台请了！”瞥眼看见凌氏坐在堂上，也不觉弯下腰去，拜了一拜道：“给姑母大人贺岁！”凌氏发话道：“贵兴！我家同你一向是和睦无事的，你为甚事，近来只管和我们作对？须知……”说声未绝，贵兴也没有答话，忽听得宗孔大吼一声道：“侄老爹！你为何只管同他说话，岂不误了正事！来，来，来，我给你有话说！”贵兴闻言，借势一溜，就溜到天井里去。宗孔大踏步上前，一手执着凌氏，大吼道：“你这老虔婆，老不贤，占据了石室，阻迟了你侄老爹的功名富贵……话声未绝，挥起碗大拳头，就要打将下去。天来连忙抢步上前救护。凌氏又气恼，又惊骇，身子上不由的抖将起来。众强徒一拥上前，把所有玉石花盆，花梨木桌椅，登时抢个一空。宗孔放光了一双凶眼，看着众人都一哄散了，便放了凌氏，一翻手扭住了天来道：“贤甥，你送我一送！”不由分说，拉着就走。天来只得跟了出来。走出大门，只见一众强徒，已是散的无踪无影。

宗孔一撒手道：“饶了你吧！”顺手一推，天来几乎跌了一跤，宗孔便扬长去了，一径奔回贵兴家中。

只见众人手忙脚乱，正在那里调排桌椅呢。当下重整杯盘，欢呼畅饮。贵兴忽然又放下酒杯，长叹一声。宗孔道：“侄老爹！方才因为玉石花盆叹气，此刻已经取到，不知还有甚不满之处？”贵兴道：“叔父哪里得知！我此刻忽然想起，我家连丧二命，虽是他们自寻短见，但是我细想起来，总因为梁天来而起，倘使没有梁天来这件事，我不至于同妹子破面，我妹子就不至于上吊，我妹子不上吊，我妻小也就不致吞咽。这两条命，不是都被梁天来害了么？怎能够把他兄弟杀了，作为抵命，我才得甘心呢！”宗孔道，“侄老爹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替侄老爹报仇雪恨！”区爵兴道：“老表台不知有甚妙计？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有的是钱，江湖上有的是英雄。我闻得人说，什么古语有的，‘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’，好歹去找两个来，一个对一个，怕不结果了他！”爵兴听罢，低头不答，贵兴道：“还是叔父算计得到，但不知哪里去寻那江湖上的英雄？”宗孔道：“一时哪里去寻？这个只好放在心上，随时留心，遇见时便邀了来，还不能马上就对他说这件事，慢慢的买伏他的心，自然就办妥当了！贵兴点头称是。当下饮酒已毕，各强徒如鸟兽散，不提。

过得几天，区爵兴带了一人，来访贵兴道：“贤侄前说过要结交天下英雄，我特引这位熊兄来见。”贵兴大喜，便问姓名。

那人道：“在下姓熊，没有名字，排行第七，因此人都叫我熊阿七。”贵兴连忙叫置酒相待，熊阿七又讲些使刀弄棒的法门，贵兴只乐得手舞足蹈。爵兴道：“这都不是阿七哥的本行，他擅长的是飞檐走壁，夤夜之间，取人首级，如探囊取物。”贵兴益加喜悦。阿七道：“在下何足道！敝友李阿添，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大爷礼贤下士，早晚当带来相见。”贵兴大喜道：“不知几时可以同来？”阿七道：“就在近处，如果大爷不弃，明天准定同来。”贵兴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千万不可失信！”酒饭已罢，阿七要吃鸦片烟，贵兴叫人买了一两来，阿七呼呼的吃个干净，方才别去。

到了明日，果然引了李阿添来。另外还有两人，一个名叫甘阿定，一个名叫尤阿美，一般的都是身材矫健，面目狰狞。贵兴一一接见，置酒相待。饮酒中间，忽然宗孔走到，与众人一一相见，坐下便吃。直等到酒阑人散，宗孔问贵兴道：“方才那几个人，是哪里来的？”贵兴道：“是区表叔荐来的，就打算叫他们去干那个勾当。”宗孔道：“这都是初交之人，不可就付之重托。我有向个心腹朋友，相好多年，近来许久不见了，前两天打听他商人在陈村，我便赶了去，请了他来，所以几天没有到这里。这两个一个姓简，名当，一个姓叶，名盛，都是江湖上好汉，杀人不眨眼的。此刻请在我家里，侄老爹要见时，就请来相见。”贵兴道：“既如此，何不早说？请来同众人叙叙，多几个人，到底好商量些。”宗孔道：“侄老爹！你聪明一世，为甚要懵懂一时？这是一件机密大事，只要一两个人知道，方才妥当。”

若是知道的人多了，万一风声传了出去，岂不误事！”贵兴恍然大悟道：“既这等说，叔父且去请那两位来。”宗孔道：“请来便怎么？”贵兴道：“就重托了他们！”宗孔道：“爵兴荐来那四个呢？”贵兴道：“叔父放心！我不叫他们知道便是，我招接着他们，另外有个用处。”宗孔听了，便起身作别而会。

不一会带了简当、叶盛两个来。贵兴大喜，一一相见。宗孔便对两人道：“我侄老爹同梁天来兄弟，结下了不解之仇，因此要烦你两位，好歹去结果他兄弟两个，自有重谢。”贵兴接口道：“你两位果然有胆，去办了这件事，不管是打死杀死，只要是弄死他一个，我就谢银五百两，弄死两个，就谢一千两。倘然告到官司，有我这里承当，包你没事！”宗孔又抢着道：“官司这一层只管放心，我侄老爹自会打算。这等好机会，你两位不发个财，也就错过了！”简当道：“大爷要差使我们，自当效力。”贵兴大喜道：“如此就重托你两位，但不知怎样下手？”简当道：“这个可不能预定，好在他兄弟开店在省城，住家在这里，早晚总有往来，最好觑个便，在路上下手，结果他了。”贵兴大喜，即刻取出五十两银子，送给二人道：“两位先拿去做茶资，事成之后，另外再谢。”二人接了，连忙道谢：宗孔对二人使个眼色，二人会意，就起身作别，宗孔也跟了出来，邀到自己家里，问二人讨了个八折回用。二人无奈，取出那五十两银子，在内称十两，交付宗孔。又将余下的四十两，分称做两份，二人均分了，方才别去。

叶盛拉了简当，走出村外僻静的去处道：“今日这事，是你答应加，我并没有开口。我想杀人偿命，是一定的，这个勾当，我可干不来。他此刻便道闹出官司，有他抵当，倘或到了那时，他只推不知道，那便奈何？请你一个人去干吧。”简当道：“你真是个呆子，等到杀了人时，拿了他的谢银，逃得时最好。万一逃不脱，闹到官司，少不得他要出来料理。倘使他不肯料理，我们便供出他的主使，看他怎样！”叶盛道：“你说我呆，你才呆呢！到了那时，任凭你供了他，他有的是金子银子，拼着花个一万八千两，到衙门里，怕不洗刷的干干净净，又怕伤了他么？到了那时，我们更是不得脱身。况且这些狗官，地方上如果出了人命案子，凶犯逃走了，他没了法子，还常常拿个不相干的人来，苦打成招，硬派他是凶手，拿来抵命，以了他的公事，何况真正凶手到了案呢？”简当听了呆了一呆道：“据你这样说，万一干下事情，逃走不脱，就是他肯设法，也是无用的了。”叶盛道：“可不是么？”简当道：“此刻银子已经受了他的了，这个雪亮的东西，好容易到手，难道还了他不成？”叶盛道：“我们不如到省城走一道，在番摊馆里碰个机会，如

果发了财，我们就远远的走开了，岂不是好？”简当拍手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二人当下就换了船，到省城去，一连四五天，十分得手，每人拿着二十两的本钱，不到几天，大家身上都有了百十两银子了。叶盛便道：“此刻我们有了本钱，我向来听见说，贩私盐极是好利息。

我们何妨去做这个生意？”简当道：“私盐太累赘了、我看还是贩鸦片烟好。这里又有聚仙馆的林大有，他是个私贩烟土的头脑，我们就到他那里买了烟，贩到四乡去，岂不轻便？”叶盛道：“那么我们就办起来！”简当道：“且慢！我们的本钱还，明日再去押两个宝，每人凑到了二百两银子，就好试办起来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两人就分头去赌。谁知从这一天起，连日不利，不到三天，把赢来的连本带利都输了。输的火发，连穿在身上的衣裳，都剥下来去赌，只剩得赤条条的两条光棍。累得凌贵兴在那里盼望的双眼将穿，只是杳无消息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三德号大有定奇谋 裕耕堂爵兴诈酬谢

却说凌贵兴自从打发简叶两人去后，便天天盼望信息，谁知他两个这一去，就同泥牛入海一般。看看望到春尽夏来，端阳又过，只没有个信，宗孔也帮着在那里着急。此时熊阿七、李阿添、甘阿定、尤阿美……等。却天天在贵兴的裕耕堂内啸聚，还有旧日的一班强人，无非是大酒大肉，亏了这个同贵兴消遣日子，未曾把他盼煞。宗孔却又另外一种心事，日日只盼二人得手，一则自己面子上好看，免得被区爵兴荐来的人夺了头功；二来事成之后，贵兴既谢他二人，少不免要谢我这个荐主；三来又可以在他二人谢钱之内，索个回用；四则等他闹到官司，贵兴要同他上下打点，自己多少经点手，从中又可以落点私肥。这一件事成与不成，与自己财运，大有关系。所以他心中比贵兴更是来的着急，时时在梁家门前窥探，却又没个动静，不胜纳闷。

这一天正当六月盛夏，贵兴正同众强徒在家赏荷花吃酒，忽见宗孔慌慌张张走了进来，一言不发，拉了贵兴到书房里，悄悄说道：“方才有人从省城来，说看见简叶两个，流落在那里，不知是何缘故，我意欲到省城去打听打听，侄老爹你道好么？”贵兴道：“他两个一去，杳无信息，连面也不得一见，我天天在这里盼望，既然知道他们在省城，说不得我两人同走一遭。”商量停当，等到吃罢了酒，贵兴、宗孔带了喜来，就赶到省城。

原来此时贵兴却在省城开了一家绸缎号，招牌叫做“三德”，这三德号前面设柜做买卖，后进却设了三间密室，以备聚集商议机密事情的。当下贵兴到三德号住下，便叫宗孔去找寻二人，寻了两日，方才带了来，见了贵兴，满面羞惭，无言可说。贵兴道：“不必如此。已往之事，我也不来追问，只要你两位，以后肯同我尽心办事，我依然一样酬谢。以前之事，一概不必提起。”叶盛道：“这件事，事关人命。最好是多两个人，商量一个善法，方好下手。”贵兴道：“你们意中可有甚么朋友可靠的么？”简当道：“我有一个

朋友，姓林，名叫大有，生得身材短小，习得一身武艺，向来在江湖上打家劫舍，无所不为。近来改邪归正，在小北门外，开设一间聚仙馆，门面专卖鸦片烟，暗中却是私贩烟土。他为人足智多谋，可以商量这件事。”贵兴道：“烦你就同我请来好么？”简当应允去了。

不多时，即同了林大有来见。贵兴大喜，即叫置酒相待。酒过三巡，贵兴又提起前事。

林大有道：“方才简大哥在敝馆已经提起，然而据我看来，这件事实在难办。此刻升平世界，哪个敢平白地去杀人？”贵兴道：“据此说来，我这个仇，是不能报的了。”林大有道：“法子是有一个，可是要大爷舍得银子。”贵兴道：“要多少银子呢？”大有道：“我这个办法，要用许多人。头一层公众的酬谢，至少要五千，倘有结果得天来兄弟的，大约也要一千一个。至于事后，一定要闹出官司，就要上下打点，那个说不定一万八千，也要大爷承认的。”贵兴道：“还有么？”大有道：“没有了！”贵兴呵呵大笑道：“这不过拿万把银子出来罢了。我当是甚么一千几百万，我可就拿不起了。只请教是个甚么办法？要多少人才够调拨？”林大有道：“人是愈多愈好。纠了众人，去他家打劫，就乘机杀了他。”贵兴忙道：“明火打劫，要吃官司的呢！”林大有道：“他只管告明火打劫，我只供撬门行窃，这就在乎大爷在外头打点的了。”贵兴道：“还有杀人呢？”大有道：“就是为的这个，倘使一个人杀死一个人，拿住了，是没得抵赖的，我这条计，多用人去。倘使杀了人，到了官，只要大家约定，胡乱供一个张三李四的名字，只说他畏罪在逃，未曾到案。大爷再在外头打点，不过起了个通缉文书，慢慢的就冷下来了。”宗孔拍手道：“妙计，妙计！若不是我荐出简兄，哪里转得出这位林大哥来？”贵兴道：“此计大妙，既然要用多人，我那里差不多有二十人光景，你们三位，若有甚朋友，也可以荐来。”林大有道：“我有两个知己朋友：一个周赞先，一个黎阿二，向来都在江湖上走动，可以同去。”简当道：“我有一个本家简勒先，向来在肇庆一带贩卖私盐，此刻因为折了本，投在番禺县衙门，充个卯差，也可以去得。”叶盛道：“我有个舍亲，姓蔡名顺，许久没有事业了，望太爷也提携提携他。”贵兴一一允了，当下席散无话。

次日，林大有带了周赞先、黎阿二来，简当带了简勒先来，叶盛、蔡顺也陆续来到。大家会齐，商量这件事，只喜得贵兴笑逐颜开，又复置酒相待，便欲同到谭村。林大有道：“承大爷之命，本当即刻起行，只伯到了那里，一时未便动手，做这等事，也要见机而行。”贵兴忙道：“林兄莫非想就在省城劫他糖行，就便行事么？”林大有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一则省城巡防严密，二来糖行人多，我们又认不得梁天来是个圆的扁的，万一杀错了人，岂不是白白劳心，又白担个干系么？还是到谭村他家里去为是。但不知他甚么时候在家。到了那里，未免要暂时耽搁，打听他的行踪，这可是说不定几天的事。恰好这几天。我澳门有一票烟土要到，必要我自己在这里接应，所以一时不便动身。”贵兴道：“这一票宝货，不知几时可以到得？”大有道：“大约月底必到，一经到了，我们就动身去干事。大爷放心！我老林答应了人家的事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总要办成功的。”贵兴大喜，从此连日就在三德号大酒大肉的欢聚。转瞬到了月底，林大有的货到了，他还要发往四乡，又忙了几天，直到七月初旬，方得动身。林大有道：“我们到了谭村，都是面生的人，被人家见了，未免犯疑。不如改过装扮，夜间上岸，就到大爷府中住下，觑便行事，方才妥当。”贵兴喜道：“林兄真是见得到，不槐文武全才！”

当下贵兴带了林大有，宗孔带了周赞先、黎阿二，简当带了简勒先，叶盛带了蔡顺，或扮作山西客人，或扮作水果贩客，身边暗暗藏了器械，陆续分班雇船，向谭村进发。到得裕耕堂中，贵兴忙叫请了区爵兴来，商量办事。又招了熊阿七、李阿添、甘阿定、尤阿美、以及贵兴本族凌美闲、越文、越武、越顺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其誉、海顺、柳郁、柳权、润保、润枝，连贵兴、宗孔共是二十九个无赖强徒，就在裕耕堂中挤挤挨挨的坐下。

贵兴叫宗孔招呼各人，置酒相待，自己却拉了爵兴到书房里去，把林大有意思告知，要同他商量这件事的办法。爵兴道：“此计极妙！但是总要人心归一，方才妥当。万一事后，认真提到官府里去，内中还有个煎熬不起大刑，供出真情，那可不是玩的呢。”贵兴道：“我只要结之以恩，他们不见得就供出我来。”爵兴叹口气道：“贤侄哪里得知！我说一句剖腹见心的话，这一班人说得好时，便是江湖上英雄，绿林中豪杰，若要平心而论，无非是一班无赖子弟罢了，哪里认真都靠得住呢！”贵兴听了，不觉一阵灰心道：“照表叔这等说，这件事办不成功的了。”爵兴道：“此刻已经招集了这许多人，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意思，他们心中都打算定要分酬谢钱，忽然说是不办了，他们不免要怨恨，将来到外头去，透了这个风声，那就奈何？”贵兴跌足道：“这件事是我太冒昧了，这便怎么办法呢？”爵兴道：“只要把酬谢钱分给他们，说不办这件事了，叫他们到外头去，口稳些便是。想他们既不要出力，依然得了谢钱，自然没话说了。”贵兴道：“事又不曾办得半点，气也不曾出得半口，白白的破了一注大财，岂不可惜！”说着连连叹气，爵兴只是傻笑。贵兴道：“端的表叔有甚法子，和我想想。”爵兴道：“你们起先绝无一字向我提起，就是我荐了熊阿七他们来，也已经半年了，你们向来不曾提到此事，我以为你们放冷了。谁知你们瞒着人，到省城去了一次，又招下了多少好汉，要干这个大事。此刻事情弄僵了，却来和我商量，叫我一时从何设法？此刻依我看来，你们干你们的，我不管帐！就是熊阿七们四个人，我也招呼他，叫他们不必干预。贤侄的谢钱，也不必分给他们，我自去稳住他，叫他们不要胡言乱道就是了，等到认真闹出事来，却再理会。”贵兴慌了手脚道：“表叔，你这是怪我的话！圣人说的，‘成事不谏，既往不咎，’表叔不要怪我，好歹同我想个法子，我自当重重的酬谢。”爵兴冷笑道：“你动不动就说酬谢；我同你办过多少事。何尝受过你谢来？不说别的，就是陈家何家那两遭，闹了个天翻地覆，不是我从中调停的么？若是别人和你调停下这等大事，这笔谢费，只怕逃不了一千八百呢，我却何曾放过一个屁？可知我并不是为酬谢。不过我们彼此是亲戚，见得到的，不能不关照你罢了。”贵兴沉吟了半晌，取出一张五百两的票子，深深作了一揖，递与爵兴道：“表叔！千万和我想个法子，请先收下这个，事后再当酬谢。”爵兴接在手里一看道：“贤侄何苦拿这个栽给我！我其实并不是要你酬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已把那票子塞到衣袋里去了。又道：“法子是有有一个，可以办得千妥万当的。”贵兴大喜，便问是何法子。

不知爵兴说出甚么法子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堂前设恶誓大有劫盟 窗外听私言张凤报信

却说区爵兴接了五百两的票子，便说道：“有一个千妥万当的法子。”贵兴大喜，忙问何法。爵兴道：“这个法子，只要贤侄多破费一头牛、一腔羊、一口猪，以后便万事皆妥，不知贤侄肯么？”贵兴道：“这是小事，有何不肯！”爵兴道：“这才是个妙法呢！”贵兴道：“请教到底是甚么法子？”爵兴抬着头，仰着面，徐徐的说道：“妙啊！千古笼络英雄，也不外此法！”贵兴再欲问时，爵兴又道：“刘备结识关、张，宋江结识多少好汉，总也脱不出这个范围！”贵兴道：“好表叔！你不要呕我了，快点告诉了我吧！”爵兴道：“这班人目无王法，只除了菩萨可以伏住他。我们只须如此如此，……却还少一个做硬的人！”贵兴大喜道：“就是家叔宗孔好么？”爵兴道：“这个人只会胁肩谄笑，不能干大事的。不是我离间你们叔侄的话，你看他近来这几年，跟了贤侄，一味的骗吃骗甩，何尝同你办过什么事来？还是另外想一个人吧。”贵兴道：“林大有虽系初交，我见他很有胆识，不如就烦了他。”爵兴沉吟道：“也罢！且等席散了，再同他商量。”当下两人计议已定，便出来入席。饮过两巡，爵兴站起来，吃干了一杯酒，对众人说道：“今日祈伯贤侄，要同众位商量大事，一切都托我主持。我此刻当众一言，诸位静听！”当下众人果然一律肃静。爵兴又对贵兴道：“贤侄可叫喜来，督率家人，把各处闲房，都打扫起来应用，限明日便要齐备，”又对众人说道：“省城新到几位，自然今后就住在此处，其余各位，也务请从明天起，到这里居住。还请众位今日出去，各人回家，对一切妻子人等，只说明日有事往省城。或说到佛山，或说到陈村，千万不可说是到这里来，限明日午时取齐，我亦在此等候，到时另有说话商量，不可有误！”众人一齐站起来答应了。

爵兴又对宗孔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要烦老表台，明日一早，到省城走一趟。”宗孔道：“可是要我去叫天来兄弟回来就死？”爵兴笑道：“不是这个。明日晚上要用一只羊，这里没有买处，烦你明天一早到省城去买，即日赶了回来听用。”宗孔听得叫他去买羊，从中又好落几钱银子，如何不答应？爵兴说罢，众人重新归坐，饮至黄昏，方才散去。爵兴就留在书房，同林大有、周赞先……等人谈天，只见林大有果然精悍，是一条好汉，因拉他在一旁，同他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。林大有连连答应。

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晌午时分，众人陆续到齐，下午宗孔也买了羊回来，贵兴自去叫人安排一切。是夜依然是呼啸同饮，直至二更方散。撤了残桌，众人分别坐下。爵兴便高声对众人说道：“今日祈伯请众位帮忙，报仇雪恨，不知众位可肯戮力同心？”众人同声应道：“自然是同心合力的！”爵兴道：“既是同心合力，我把今日这个办法，且当众言明，此刻已聚集了二十多人，我们就这几天里头，前去梁家打劫，进得门时，不必劫取财帛，只要各位牢牢的记着八个字，回来自当照议酬谢。这八个字是：‘逢男便杀，遇女休伤。’”众人又齐声说道：“当得照办！”爵兴又道：“只是一层可怕，倘事后被他告发，当起官来，又当怎样？”凌美闲等一众听了，不觉面面相看。爵兴又道：“外面自有祈伯打点一切，自可放心，但是你们当官怎样供呢？”众人又不能对。爵兴道：“林大哥有一个主意在这里，要是当起官来，只要胡乱供一个假名字，只说那凶手畏罪先逃，等官府起一通缉捕文书，这里就好想法子，打点放你们出来……”贵兴接着口说道：“但凡到官府受过刑的，我都一一记着，酌量酬送止痛银钱。”爵兴道：“众位都情愿么？”众人都答道：“情愿！”爵兴道：“都情愿了！是最好了！但是认真到起官来，供的凶手名字，你供的是‘张三’，他供的是‘李四’，那又不对了，到了临

时，我再拟定一个名字，告诉你们，你们便牢牢记着，个个供的都是一样，不由他官府不信。今日却还有一句话，众位既然都是同心同意的，可肯就今夜设一个誓么？”林大有上前一步，手拍胸膛道：“这个正合我意！”爵兴喝一声“好！”贵兴忙叫抬过三牲来，登时七手八脚，搬了三张桌子到天井里，摆上了牛羊猪三牲，又排起香案，点上明晃晃的一对大蜡烛，焚上了香。此时爵兴已把上头的誓词；略略加上点女藻，写成一张誓词，誓词后面，又把各人的姓名，一一列上。当下贵兴先到香案前叩过头，爵兴宗孔等一班人，都依次叩拜过。爵兴便取出誓词，当众宣读。读完，又按着名字叫起来，叫一个，就有一个答应，如同点名一般。点过了，贵兴叫抬过誓品来，只见两个打杂，抬了一笼鸡，拿了一把利刀，放在当中桌上。爵兴放下誓词，走过来，左手捉了一只小雄鸡，右手拿了刀，说道：“我先誓了！众位轮着来，不可退缩！”说罢，把刀子高高举起道：“有不依今夜之誓的，死得同这鸡子一般！……”说声未了，捱一声，已把鸡头斩下，顺手把鸡往天井里一掼，只听得扑哧的，那没头鸡的翅膀，还在那里乱扑呢。

爵兴方才把鸡掼了出去，林大有便忽的一跳，跳在当中，大声说道：“今夜有哪个敢不照样设誓的，”说着，就在身边嗖的一声，拔出一把二尺长的尖刀来道：“我就把他一刀！”说着，猛的一下，把刀插在桌子上，震得蹬的一声。他自己便先提了一只鸡，拍的一下，斩了鸡头，说了誓词。众人先看见爵兴的斩鸡说誓，本就有点胆怯，要想退缩。后来见了林大有这等恶狠狠的举动，只得一个个的上前斩过了，爵兴又拿起那张誓词道：“这张誓词，照例是要存起来的，但是这个是一件机密大事，存着这张纸，恐怕失落出去，反为不美，不如当天烧了，把各人姓名，都存在天上。我们更要戮力同心，须知有天地神明监察！”说罢，就在烛火上烧了。却也作怪，恰好起了一阵风，把那纸灰飞到半天里去，爵兴故意抬起头，咄咄称奇。众人看得毛骨悚然。

当下收了祭品，众人从此夜起，就在贵兴家住下。一连过了三天，爵兴只不提这事。

贵兴便问道：“表叔意下，要想几时动手？”爵兴道：“我已算在这里了，天来兄弟，难得同时在家，倘使冒冒失失的去了，不能一鼓而擒，岂不是可惜！今日已是七月初八了，到了十二那天，贤侄可延请僧道，打起醮来，僧道不许进门，可在门外搭起醮棚，连打七昼夜的醮，包你可以成功！”贵兴道：“这又奇了！难道预先超荐他们，恐怕冤魂索命么？”爵兴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我另有妙用，贤侄只管预备起来。”贵兴只得叫人去预备了，又问到底几时动手。爵兴道：“只等散醮那夜动手。”贵兴屈指一计道：“十二日开坛，应到十八夜散醮，何以拣了这一夜呢？”爵兴拍手道：“贤侄！你真是和梁家结下莫大冤仇，连这件事也忘了，天来的母亲，不是十九的生日么？平日怎能得他兄弟齐全在家？到了那天，他自然预先回来，同他母亲做寿。莫说他兄弟两个，你就连他儿子养福，也结果了，亦是易事！”贵兴大喜道。“表叔真有鬼神不测之机，此事只凭表叔调拨，我再也不过问了！事成之后，再当重谢。”当下就叫喜来先雇了篷匠，在门外搭起醮棚，延了僧道，修斋建醮，只推说趁着这中元佳节，追荐妻妹。起头两天，只引得村中各男女都来观看，三四天之后，看的人也渐渐少了。

且说谭村村中，有一个贫苦人，姓张名凤，为人生性憨直，好管人闲事，喜抱不平，因此人人都憎他多事。出来佣工，每每为同事所不容，所以

佣工总不能长久，久而久之，人人都当他没有良心，索性不理他，闹得他走头无路，就流落到卑田院中去了。日间在街头叫化，夜来在古庙栖身，倒也逍遥自在，不致再去受那龌龊人的龌龊气。近来有病在身，并叫化也懒得出去，吃一天，不吃也是一天的过去。这几天看见凌贵兴门前，修斋建醮，便去门前乞些斋饭，谁知舍出来的，虽是残茶剩饭，内中却有许多肥鱼大肉。心中暗想，原来他们修斋不吃素的。乐得拿来充饥，一连乞了六天。

这一天方才乞来吃饱，正要走开，忽然疟疾大发，战抖不已。看见旁边一条夹弄，喜得寂静无人，就捱了进去躺下。忽听得旁边窗户里面，有人说话，一个道：“阿七哥！你今天为甚么吃烟格外吃得多呢？”一个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过足了瘾，今夜要去干事呢！”一个道：“你真是不经事！你可知梁天来同个痨病儿一般，他那兄弟君来，也是骨瘦如柴的，莫说杀他两个，就是再多两个，也不禁杀呢！况且我们二十多人，怕杀不了么？你这样费心！”一个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大爷说过，杀一个，谢一千银子，我想夺头标全捞呢！可惜大爷又说‘逢男便杀，遇女休伤’，不然，我还想多发点财呢！”一个道：“你好狠心呀！”一个又道：“不知今夜几时动手？”一个道：“区师爷说二更就去呢。”张凤听了，吓得一身冷汗，连忙带病走了出来，暗想：“这一带的窗口，明明是凌宅的房子，不道贵兴这厮，明里修斋念佛，暗里却去杀人，真是出人意外！”又想到：“我何不赶去通个信给天来，叫他早点躲避了呢？是呀！这正是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呢！”想罢，拽起叫化棒，提了叫化篮，直奔天来家报信。

不知天来得信后，怎么设法预备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区爵兴当筵俨行军令 凌祈伯临阵却用火攻

大凡内地村镇地方，所有人家，都是祖居的，地方又小，又没有往来客商，朝夕见面的，无非是这几个人。所以，一村之中，无论富贵贫贱，彼此多是认得的。谭村亦复如是。

所以张凤也是认得梁天来的。谭村村中之人，也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个张凤。

闲话少提。且说张凤在窗外听了那一番言语，知道天来今夜有难，急急要去报告，也顾不得身上有病，一口气奔到天来门前，举起手来，把门打得震天响。祈富不知何故，吃了一惊。连忙开出门来，看见是个张凤，骂道：“呸！你这个没嘴脸的，只怕要作死了，讨饭也好好的讨呀！”张凤道：“我不作死，只怕你家有人要作死呢！”祈富大怒道：“张凤！你今天可是发了痴了！怎么登门咒起人来？”张凤道：“你且不要动气，我要求见你家官人呢！”祈富道：“我家官人太没事了，要见你呢！”说着把他一推，便要关门。张凤就大喊起来道：“你这不识好歹的奴才！你家官人可是当今皇帝，连见也不得的……”一阵乱闹，里面惊动了养福，出来喝道：“是甚么人在这里混闹？”张凤道：“我是特来送要紧信的，叵耐你家祈富这厮，不同我通报！”养福道：“你送甚么信来？”张凤道：“我送凌贵兴的信来！”养福听得“凌贵兴”三个字，心中吃了一惊道：“是凌贵兴叫你送来得么？”张凤道：“我又不是他

家奴才，他好使得我动！是我听了一个信息，特来通报的！”养福道：“是甚么信息？你给我说了，可不是一样？”张凤道：“这是个性命交关的要紧信，不见了你们大官人，是不说的。”养福听了，心中诧异，只得喝住祈富，不要同他厮闹，自己却到里面告知天来。凌氏道：“不消说，这又是贵兴那厮，叫他来胡闹的。”天来道：“且待孩儿出去看来。”说着，走了出来，便问张凤何事。张凤道：“官人，可借一步说话？天来便让他到门里来。张凤便把自己如何讨饭，如何发病，如何睡到窗下，如何听见密话，一一说知。天来道：“多承你关切，我这里提防着就是了！”在身边摸出一块银子，约有一两多重，递给张凤道：“这个请你买碗酒吃呢。”张凤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天来回到后堂，告知凌氏。凌氏道：“这个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不提防他！”君来道：“这是张凤穷极了，想出这些谣言来骗赏钱的，贵兴就是凶恶到十二分，这个升平世界，怎么就好杀人，难道没有王法么？”大家正在半疑半信，议论这件事，忽见祈富进来说道：“张凤那厮，又来闹了，赶也不去，还说要见官人。”天来听说，出来看时，张凤道：“官人！我想起一件事来了。方才我来报信，多谢官人赏我一块银子，我本来万千之喜。我走到半路上，想起我是个叫化的人，今日无端来送这个信，官人赏了我银子，我若是受了，官人们一定要疑心我造作谣言，来讨赏钱的，一定不做准备；到了晚上，依然要遭他们毒手；岂不是我白白送了这个信，劳而无功，而且还要被人疑为我设法骗钱么？因此特将原银送回，务求官人速速躲避！”说罢递过原银。天来大惊道：“这么说，你的话是千真万真的了？”张凤道：“是么，我就知道受了这块银子，人家就要疑心我棍骗，不信我话的了。此刻可真了，官人作速躲避了吧！”天来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这个还谢得你少呢！你先拿去吧，明天再重重谢你！”张凤道：“这块银子，我今天是抵死不能受的，不要我为了这块银子，误了官人的性命。等官人躲过了今天，明天谢我，再多点我也肯受。”说着依旧把银子递过来，天来哪里肯接？张凤掬在地下，翻身就走。回头说：“官人千万保重！速速设法！我但望你明天平安无事！”说着，扬长的去了。

天来拾了银子，回了进来，告知凌氏。大家这才慌了，没了主意。凌氏便道：“我的儿，你父子兄弟三个，赶紧走吧！好歹躲了这一夜再说。”天来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不如另行设法。”天来道：“不如同母亲同到省城去吧。”凌氏道：“此时已经将近黄昏，还有甚法可设？我又何必同你们到省城去，终不成贵兴敢来杀我！并且据张凤说，有甚么‘逢男便杀，遇女休伤’的话，我们妇女，又宽一着。你们三个赶紧走吧！你们兄弟要不放心时，可留下祈富在外面探听一切就是了，快点走吧！”刘氏道：“不如等到黄昏将黑的时候走吧。此刻出去，恐怕被他们遇见，又不妥当了。”众人心中七上八下，慌做一堆，只是没有个主意。

看看天晚，将近掌灯时分，凌氏再三催促，天来父子兄弟无法，只得含泪拜别，叫船往省城逃生去了。

这里凌贵兴是从十二开坛那一天起，便眼巴巴的盼到十八，要去行事。到了这天，从早晨起，直到黄昏，终日摩拳擦掌，准备杀人。申牌时分，聚众吃酒，区爵兴就当席发号施令起来。先叫喜来听令道：“往常吃酒，都是你执席招呼，今日可免了你这差使，唤两个小厮来伺候。你可去邀了当段地保李义来，只说今夜我们这里放焰口，恐怕来看的人多，拥挤闹事。请他来弹压。

约得他来了，却让他到门房里吃酒。这李义是见了酒不要命的，你可灌他一个烂醉，你自己却不可吃醉了，我另有用你的去处。”喜来领命而去。爵兴又叫润保、润枝听令道：“这东路上是千总衙门的来路，你二人可扮作家人模样，带了大爷片子，伏在那里。如果黄千总听见声息出来巡查时，你二人就拦住，拿片子给他看，说是‘这里因为放焰口，看的人多，在那里拥挤着打架，此刻已经劝开了。家爷恐怕劳了千总爷的驾，叫小的们赶来挡驾的。’”润保、润枝领命。爵兴又叫其誉、海顺、柳郁、柳权四个听令道：“我已经备下了鞭炮十多箩，你们各领两箩，在门外醮棚的前后左右，不住的烧放，不准有片刻停声。烧不够时，再进来领取。”柳权道：“放焰口向来没有放鞭炮的，岂不被人疑心？”爵兴道：“有人问时，你们只说我们家因为去年连伤了两个女口，阴气太盛，所以今夜借着这鞭炮，要轰开那些阴气就是了。”四人领命。爵兴又叫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听令道：“你四人各拿闷香一束，初更以后，便分投去梁家的四面街上，把所有更棚的更夫，街栅夫，一齐闷倒，各人就在四路巡查。倘然遇了官兵，就飞报前去，不得有误！”又叫凌美闲听令道：“你带领越文、越武、越顺、越和、简当、叶盛，一共七人，做先锋先去攻开大门，到梁家门首时，先放一响炮，我这里发第二队人马。”又叫林大有听令道：“你带领周赞先、黎阿二、李阿添、尤阿美、熊阿七、甘阿定，一共六人，作第二队，只听得前面炮响一声，即刻动身。到那里时，也放一响炮，我这里发第三队人马。你们两队人马，和果遇见天来兄弟时，失捉住了，等大爷亲来验明再杀。”叫勒先、蔡顺两个听令道：“这里北路，便是巡检司衙门的来路，你两个也扮做家人模样，伏在那里左近，倘遇见衙门差役来时，就分一个，引了来，送到门房，交喜来管待吃酒。却仍要回原处伺候。如果李巡检亲自出来，却飞报与我。”二人领命。爵兴又拿出一枝流星火，交给润保、润枝道：“你两人，倘然挡不住黄千总，即刻转到暗处，把流星火放起，我这里如果挡不住李巡检，也放起流星火来。你们留心，但见东路流星火起、即刻退回，见北面流星火起，便先四下里散开，慢慢回来。”众人一齐领命。

宗孔道：“老表台！我侄老爹办事，着着差我先行，没有一回落后，今天怎么没有我的事了？”爵兴只做不听见，对贵兴道：“贤侄可自己做第三队，不必多带人，却要坐着轿子，叫令叔宗孔保护前去，只要验明是天来兄弟正身，杀了就回来。我这里叫人预备庆功筵席。”贵兴道：“表叔真是调度有方，可惜未曾做得军师！”爵兴道：“好歹今夜也做一遭儿玩玩吧！”说罢大笑。

当下酒饭已毕，等到初更将尽，这里便陆续起身。各人临行，爵兴一一嘱咐：“切记回来时，各人都由后门进来，不可有误！”看看一队队的都去了，又远远的听到第二声炮响。

贵兴就上了轿，宗孔扶着轿杠去了。爵兴却暗暗笑道：“好歹叫你做一次奴才去。”这里外面打劫的情形，开书第一回，已经说过，今不再提。

且说祈富是夜听得强徒来攻打大门，便连忙到里面道：“强盗真个来了！你们快些关好二门，躲到石室里，我往外面看动静去了。”仆妇程氏听得，忙将二门关上，下了锁，凌氏带了合家人口，躲到石室里面，关起石门，上了铁拴，众人慌做一团。凌氏战兢兢的，只是念佛。后来听听已经打破了二门，刘氏到楼上，在小小窗户往外一望，只见红光满地，吓的连跌带滚，走了下来道：“婆婆！不好了！他们还放火呢！”众人听了，只吓得三十二个

牙齿，登时打斗起来。不多一会，鼻子里忽然闻着一股桐油烟臭，慢慢的那烟就多起来，熏得众人咳呛不绝，要躲到楼上去，谁知楼上的烟更觉厉害，只得重新下来，一个个慢慢的气也喘不出了，眼泪鼻涕，出个不住。这座石室，本来是预备收藏紧要物件的，不甚宽敞，不一会，只见满室皆烟，把两盏油灯，罩得惨淡无色，暗晦无光。又过得一会，虽然还隐约看见那两个火影儿，却早是黑漆漆的对面看不见人影的了。凌氏气也喘不过来，那眼泪扑簌簌的流个不住，捞起衣襟掩住了口鼻。听一听各人都寂无声息，只还听得一个人在角子上喘气，欲待叫时，却是用尽平生之力，也叫不出了。欲待看时，莫说那眼睛张不开，就算勉强张开了，在这黑烟里面，如何看得见？没办法，只好暗中摸索，要过去看，不料踢了一件东西，绊了一跤。伏在那东西上面，用手摸时，却是一个人，摸在那人的大腿上，觉得已经冷了。

要待挣扎起来时，却只挣扎不起，只得伏在那里。

不知凌氏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闻凶耗梁天来气死 破石室黄知县验尸

且说天来兄弟当夜掌灯时分，别过母亲凌氏，各人叮嘱了妻子几句话，带了养福，一同叫船到省城。及至赶到省城，到得天和行时，各伙发都吃了一惊道，“老太太明日千秋，梁兄等既回去称觴祝寿，为甚此刻又赶了来？”天来叹一口气，把张凤报信的话，一一说了，直述到逃走出来避难的话。只听行中一位管账先生，拍案大叫道：“呀！梁兄！你这个错，可错得大了！既然有了张凤的报信，你就应该当时把张凤扣住，做个证人，一面报了文武两衙门，存下了案，一面招呼地保、更夫、练勇，或伏在四面，以便擒捉，或列在门前，预为防护，才是个好办法呀！”

怎么你父子兄弟，一同都出了来，却把些女人丢在家里？倘或明天回去，老太大有甚么一长二短，那就怎么样呢？噯！真正岂有此理！”几句话只吓得天来张口结舌，魂不附体，跌足道：“这便怎么得了！”君来也道：“该死，该死！怎么我们就想不到这一着，此刻可怎么得了，赶回去也来不及了呀！”养福道：“据张凤说，他们说的‘逢男便杀，遇女休伤’，只怕女人还不要紧。”那管账先生道：“小东人！你向来很聪明，怎么这个就想不到？有男人在家时，他便这么说，此刻男人都走了，他寻不出一个男人来，岂不要迁怒女子么？”养福听得，顿时呆了。天来跳起来道：“不必说了！我们连夜赶回去吧！”管账先生道：“梁兄！此时也不必着急了！此刻要赶回去，也不及了！纵使叫了快艇赶去，到得府上，也要五更时候了，万一碰在贼锋上，岂不坏事？我看莫若等到了天明再去吧！”天来此时，方寸大乱，心无主宰，听了此言，复又立定。众伙友也在那里议论纷纷。

这一夜，天来三人，并不曾睡。有两个伙友，也陪着坐守天明。

天来一夜，只是心惊肉跳，出一阵热汗，又出一阵冷汗，三个人唉声叹气，连环一般的不断。看看坐到天色微明，天来又要走，那管账先生，本来也陪着坐，此时已是前仰后合的瞌睡不止了。听得天来又要走，便勉强挣扎道：“梁兄！一夜也捱过了，不在这一时之间了，稍微再等一等。府上要

有甚么动静，报信的不久就要到了。你此时要走，岂不是两相左么？”天来听说，又坐了下来。不一会，各店伙都起来，张罗开门了。

天来坐立不安，就走到外面看一回，又走进来叹几口气，忽见祈富踉踉跄跄，赤着脚，满头是汗的，奔了进来，气也喘不出来道：“官人呀！不好了！……”只说得这一句，便站脚不稳，扑咚一声，跌在地下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只吓得君来魂不附体，要着急问时，却又说不出半个字来。养福早已浑身冰冷，连舌头都麻木起来了。看看天来时，他却一言不发，面色同白纸一般，嘴唇也青了，两只黑眼珠子，只管朝上翻。养福方要叫爹爹时，只见他猛地往后一翻，直挺挺的仰跌在地下，吓的养福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。君来也急的叫得出来了，大叫道：“哥哥！这是怎么呀？”众伙友手忙脚乱，都去寻姜汤、开水、通关散，灌救了一会，方才慢慢的回转过来，君来、养福扶起来坐下。此时吓的祈富也不敢哭了，倒反过来安慰道：“官人放心！家中只怕还未有大事！”天来道：“夜来到底是怎样情形？你快说！”祈富道：“昨夜初更向尽时候，强盗来了。小的便向里面通报，知照他们，关上二门，小的就到那填不尽的池子里躲避去了。不多一会，强盗攻开大门，又用火攻开二门，小的吓的不敢出头。以后的事，就不知道了。隔壁翰昭叔太爷及四邻人家，虽然敲锣喊救，无奈总没有人来。人声闹得盈天响，直到三更向尽，差不多四更时候，强盗方才去了。小的爬出来，到里面去看，只见石室大门紧闭，门外头堆着一大堆烧不尽的草灰，那火还是烘烘的着呢！小的当下便叫开门，谁知叫破了喉咙，也没有人答应。吓得小的慌了，连夜叫了加快的舡舡快艇，给官人报信，请官人速速回去定夺。”天来听说，明知是凶多吉少，然而也只能作一丝之望，赶忙带了君来、养福、祈富，叫了快艇，飞棹向谭村而来。到得家时，只见余烬尚燃，十分狼藉，只有石室大门，依然紧闭，翰昭已在那里搓手顿足。天来兄弟见了，也不及说话，便拨开草灰，乱去打门号叫，叫了半天，哪里有个声息？正在这里张惶，只见李巡检坐着轿子来了，前面还有地保李义带着。当下李巡检里外勘视了一遍，便向天来道：“幸而还没有偷了东西，还算好。”天来道：“此刻石室里面，没有声息，说不定还有人命在内，并且外面又是放火毁门，明明是强盗。望皇太爷作盗案详禀！”李巡检道：“石室门是在里面关的，就算是强盗，他从哪里钻进去杀人？除非连强盗也死在里面！”天来着急道：“太爷不肯作盗案详禀，小人自去报县就是了。”李巡检怒道：“你这里明明一点东西没有遗失，不过失了点火，这还说不定是你们自不小心的缘故！你这个人很胆大，就这样没凭没据的就算是盗案么？”天来道：“太爷不必动怒，自从昨夜四更，强盗去了，这石室门还没有开过，回来打开了门，里面八口女眷没事，小人也就不敢多事，听凭太爷详去。倘使内中有个变故呢，小人只得自行报县的了。”李巡检想了一想，这件事果然有点蹊跷，因说道：“这样吧，你一面叫石匠来凿开石室，一面叫地保去报县，我也就回去办详文就是了。”天来谢了李巡检，一面叫人去叫石匠，一面叫祈富协同地保去报县。

这时候的番禺县令姓黄，江西人氏，是个两榜出身，为人颇觉慈祥，办事也还认真，总算没有晚近官场习气的，自从今年三月到任，地方尚觉太平，从没有办过盗案命案。这日闻报，不觉大惊，又听说石室至今叫不开，情知有事，就传齐了刑书件作，执事人等，如飞的下乡来勘验，到得谭村，已是申牌时分，只见那两名石匠，在那里凿石室，还没有凿开呢。

传天来兄弟过来，略略问了几句话，就叫地保李义来问道：“昨夜此处

明火打劫，又放火烧门，你去报过文武两衙么？”李义低头跪下，默默无言。黄知县拍案再问，李义只管不语。

黄知县怒道：“你这狗才！到底怎样说？”李义道：“小人不合昨夜吃了点酒，不曾知道。”黄知县大怒，撒签喝打，左右拖翻在地，打了一千小板子。又传四邻问话，四邻同供，因见贼人势大，不敢相救，也曾登屋敲锣喊救；怎奈没有人来。黄知县叱退，又传栅夫黄元来，当堂打了五百。离了公座、亲自喝叫石匠用力开凿。此时一扇石门，已是凿凹了一大块，只是未曾洞穿，就叫搭起人字架，挂起大锤去撞，撞了几十下，方才撞成一洞。天来看见，连忙走近，低下头要爬进去，谁知刚低头到洞口，里面喷出一阵臭恶的煤气来，把天来熏的涕泪交流，咳呛不止。旁边一个石匠看见，便取块布，掩了口鼻，爬了进去，拔了铁拴，开了石门。只觉得一阵臭恶微烟，滚滚出个不断。众差役便走了进去，不一会，陆续抬出八口女尸来，天来兄弟父子，已是号啕恸哭，及后见了凌氏尸身，更是抱着乱哭乱叫。养福伸手去胸前一摸，道：“爹爹，叔叔，且莫哭，祖母还有得救呢。”当时又纷纷乱乱，调姜汤，烧开水，来救了一会，凌氏果然苏醒过来。

原来当时各人俱被烟闷倒，仆妇程氏，已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下，凌氏暗中摸索时，踢在她头上，绊倒伏下来，口鼻刚刚伏在程氏两腿当中。烟气是上升的，凌氏伏到低处，得了些些空隙，所以不死。此时醒来，看见尸骸遍地，纵横狼藉，不觉大哭起来。

天来只得劝住，扶入上房，央了邻舍妇人来陪伴，自己仍旧出来当官答话。

当下黄知县飭令仵作，将七口女尸，逐细验过，喝报实系被烟闷死，别无伤痕。又据天来供报尸名：“一梁天来妻刘氏，一梁君来妻叶氏，一梁养福妻陈氏，一梁天来女桂婢，一佣妇程氏，一婢女春桃，一婢女秋菊。”黄知县叹道：“这伙强徒，居然连伤七命！”便叫书吏填尸格。看来跪上一步，禀道：“生妻叶氏，已经有身五月。求太爷验明。作八命存案。”黄知县吃了一惊，忙叫仵作如法相验。仵作便去取了一块新瓦，用炭灰烧红，淬在醋里，拿起来，趁热盖在叶氏肚上，一会取下来呈案。

黄知县一看，果然瓦上，现了一个男孩影子出来。就叫书吏照填在尸格上。然后抚慰天来几句，叫他作速备具呈词，以便追缉强盗，便打道回衙。

这里天来兄弟，便含悲茹痛的，收拾余烬，买棺盛殓了七具尸骸。那一种凄惨情形，且不必细表。只有凌贵兴那边，听得这个风声，只吓得屎尿直流，从此之后，大开银库，驱使财神，在广东官场中，演出一个黑暗世界来。

未知毕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张阿凤挺身作证 施智伯仗义誓词

且说凌贵兴当夜打劫了一番，回到家中，遵了爵兴吩咐，一个个都从后门进来。爵兴已排好了五桌筵席，预备庆功，当下且不入席，列坐两旁，谈说此事。润保、润枝先说道：“我两个奉命在半路拦截黄千总，他果然出

来，我们在沙街地方，把他拦住，就照吩咐的话，说了一遍，他又问：“为何烟焰漫天的？”我们道：“这是今夜放焰口焚化纸锭的烟。”他就信而不疑的回去了。”勒先、蔡顺也来回报说：“巡检衙门，并没有差人出来。”其誉、海顺、柳郁、柳权都来回报，说：“一共放了十二箩鞭炮。”凌美闲、林大有，又各叙攻打情形。喜来却进来报说：“地保李义，从入黑时便醉了，到此刻还没有醒。”爵兴听罢，呵呵大笑道：“今番可以算得大获全胜了，此时叫他一窝儿死在石室里，没了个苦主，地方官哪里还肯认真缉捕？这才是斩草除根呢！”贵兴道：“表叔真是算无遗策，但是我只管依计而行，内中还有许多不懂的，为甚要先打起醮来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。你同天来有仇，此刻差不多人都知道了，忽然他家出了这件大事，岂不要疑心到你？总要托一个故事，躲避开才好，此时又没有甚么事好做，所以只好托词打醮。”

恰恰算到今天，放焰口完醮。你是主人家，应该在旁边伺候拈香的，明天事情出来，哪个还疑心到你？就只这个意思。”贵兴道：“这放鞭炮又是甚么意思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这里离梁家不过半里路，他们去攻打时，不免要有声息，所以放起鞭炮，乱了那边的声音。这里头还有一个用意，我恐怕李巡检要出来，所以打发简勒先、蔡顺去拦住。万一出来时，先来通报，我这里便要遮留着他，或待茶，或待酒，敷衍住他，也叫外面鞭炮的声音，堵住他的耳朵。所以叫你们回来时，从后门进来，也是怕恰遇了李巡检在前面，因此预先打算定了。”

所以必要简、蔡两个去拦截巡检差人，我其中也有个用意，因为恐怕别人看不出公差的举动，他却又不穿号衣的，更无从分辨。简勒先我曾问过他，他从前在东莞县当过差役，此刻番禺县里，也有他一个卯名，他是一定看得出来的。所以特派了他去，这是我连日策划的计策呢。”不一会，那四路放闷香的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，也陆续回来，这个说我闷倒了某处勇练，那个说我闷倒了几处更夫，争来献功。贵兴当堂取出了八千银子来道，“我本说过，总谢的是五千银子，其余天来兄弟，杀一个，谢一千。此刻一把火，一缕烟，管保连养福也死在里面，真是算得铲草除根的了。我另外拿出三千银子，你各位一一均分了吧！”众人齐声称谢，方才入席畅饮，直饮至天色大明，日高三丈，方才各各就寝。

到了申未西初，方才起来。宗孔献计道：“我睡在床上，想了一个法子，前回的三千两假借票，此刻正好用着他，凭了这一张纸，乘势好去占据他的糖行。”爵兴道：“不妙，不妙！这样做出来，显见得我们乘人之危了。且慢一步，再想法子。我们此刻不重在糖行，只重在石室，总要设法把那石室先弄了过来，其余再作商量。”宗孔方欲说话时，只见喜来报道：“大爷，不好了，昨夜梁天来并没有死，所死的都是女人，此刻报了番禺县，在那里相验呢！”爵兴吃了一惊道：“你这话是真的么？”喜来道：“怎么不真？我才从尸场上回来的。亲眼看见天来兄弟父子三个，都在那里呢。地保李义，被县官打了一千多板，打得那屁脸同烂杨梅一般，路也走不动了。伺候县官走了之后，还叫人抬着回去呢。”一席话听得贵兴目定口呆，宗孔摩拳擦掌，爵兴搓手顿足，他三个人，却是三般心事：贵兴为的是白费精神，白耗银钱，未曾杀得他一个，不胜懊恼。宗孔是一不做二不休，道：“他既然未死，何妨今夜再去结果了他？”爵兴是想到他家男子未死，闹下这场大事，他一定不肯干休，过两天不知他如何告法，这场讼事，很有得纠缠呢。当下便对贵

兴说道：“看这个情形，一定是走了消息，有人通了信了，他才预先避过呢。然而这件事，我们已经是万幸的了！天来这东西，是个笨货，要是稍微乖巧的，得了信息，先招呼了更练，又召集些佃户，分伏在石室里面，以及外进几间，等你们攻石室时，里应外合，怕我们不束手就缚，所以我昨夜要分作三队起行，也是防到这一着。此刻这一关是已经逃过了，不必说了。从今天起，可不能不防他告发。他若是只告了强盗行劫，没有人名，那就不怕他。最怕的是有人通了信，他却告起主使来，这可是个不得了的事！”宗孔道：“老表台！也忒多心了！我们这里，哪一个不是侄老爹的心腹，哪一个不受过侄老爹的大恩，谁还去通信呢？谅天来也没有这样大胆，敢告我们！”爵兴不去理他，又对贵兴道：“君子防未然，这件事贤侄可不要看轻了！须要预备一切，一两天内，把众兄弟陆续打发开了，千万不可一哄而出，又不可慌张顾忌，要去的大大方方。贤侄这里，预先要买出两个有年纪的人，充做耆民，我们谭村没有甚么绅士，耆民可以当官的，至紧至紧，我此刻也不能耽搁，还要去各处打听天来曾托甚么人写呈子，好作商量。”贵兴听呆了，道：“表叔！你千万在心这件事才好呢。”爵兴道：“闹起事来，我也要累在里面，怎么好不在心？以后还要大众同心合力呢。”说罢，匆匆辞去了。

且说天来盛殓了欢尸，不必说也是哀痛的了，只因凌氏年纪高大，恐怕伤了老人家的的心，只好勉强安慰。这一天张凤也来吊问，天来感他的情，就留他在家，吃口闲饭。过得几天，又想到省城生意要紧，只好留下养福侍奉凌氏，带着守孝，又叫君来随时往来两面，自己带了张凤，到省城而来。一众伙友，自有一番唁慰，且不必言。

却说天来有个至友，姓何，表字杰臣。这一天闻得天来到了省城，也来慰问。天来接见，具道一切。杰臣道：“有这等奇冤，梁兄为甚不早日补了呈词，请官追捕？”天来道：“我何尝不是这样想？况且黄县官也交代，叫补具呈词，但是这个呈词，要怎么写法，也要请一位高明的商量商量，才得妥当。我昨天才到，所以还没有提起。”杰臣沉思道：“我有一位相好朋友，曾经学过刑名，律例极熟，只因不肯冒绍兴籍贯，所以没有馆地，写的状词最好，却只不肯出面，也没有人知道他有这个本事。而且他还有一个极不好的脾气，不容易请教。若是拿了钱请教他，他向来不肯做的，要碰着他路见不平，却是分文不受，登时就代人做了。”天来道：“不知此公姓甚名谁？何不带我去见他，诉说这番冤苦？或者他肯见怜，亦未可知。”杰臣道：“这样求他，他未必肯，我明日约他出来，到外面闲逛，故意经过此处，梁兄便可邀留少坐，闲谈之间，说起这件事，随机应变去求他，方才妥当呢。”天来大喜应允。当下杰臣别去。

到了次日午后，果然看见杰臣同着一人走过，天来便邀杰臣到行里少坐，杰臣就邀了那人一同进来。天来请问姓名，始知那人姓施，表字智伯。当下分宾主坐定。杰臣又故意问天来家中之事，天来又故意诉说一番。智伯道：“升平世界上面，哪容强盗横行？梁兄为甚不速速补具呈词，好叫地方官缉捕？”天来道：“弟这番被劫，却与寻常被劫的不同，内中有个主使的。”智伯道：“主使的又是谁？”天来便把同凌贵兴交涉前后情节，一一告知。智伯道：“不知可有个见证？”天来道：“见证便有一个。”又把张凤报信一节，说了一遍。智伯道：“有了这个见证，就好单告主使的人了！这个叫做‘擒贼擒王’。若是告个盗劫，他不难贿嘱差役，就是一百年也不能缉获破案呢！”天来道：“多承先生指教，只是缺了个写状的人，不知二位可有相好

的朋友，肯做这个事的么？”杰臣听说，看看智伯。智伯道：“省城里面，做这个事业的很多，梁兄自去打听便了。”天来闻言，无话可答。杰臣想了想道：“写状的人尽多，只有一层可虑，凌贵兴是个富有百万的财主，又是个阴险狡诈的人，只怕他早就遍行贿赂了。这里托了他，他却在呈词上面，故意弄些破绽，然后又去同贵兴造诉词，驳了个干净，那就怎样呢？岂不坏了事么？”智伯沉吟道：“不知那个见证的张凤，可靠得住？”天来把张凤叫来，给智伯当面看了。张凤先说道：“小人当日，确在凌家窗外，听见强徒说话。那时不过偶然存在了个不忍之心，去梁官人家通个信，也并不是望甚么酬谢。谁知事后，梁官人却口口声声叫我‘恩人’，叫得我好生惭愧！又在乞儿队里，把我提拔起来，丰衣足食，我反受了梁官人大恩，莫说是到官做见证，就是叫我赴汤蹈火，也是要去的！”智伯道：“你不要此时口硬，当了官时，那一种威严，只怕你先就要吓慌了。何况说得对便好，说得不对时，要打要夹呢，你不怕么？”张凤大怒道：“你这位先生，太欺人了！难道做过叫化子的，就没有骨气了么？我还因为骨气太傲，才做叫作子的呢！梁官人要肯放我去时，也不必打官司，我此刻就回到谭村，闯进凌家，寻着贵兴一刀砍死了他，我自己到官出首，拼了我这颗头颅不要，去抵他命，不带累着梁官人半丝半毫，也可以做得到。吓过我想被他们弄杀了七尸八命，只拿一个凌贵兴来抵，未免不值得，想告到官司，多提几个强盗来杀杀，这口恶气方才出得舒服！为此我不曾去动手罢了！”智伯拍手大喜，忙对张凤一揖道：“好一位义士！你恕我‘有眼不识泰山’！这写状的事，就交给我罢！我是不受凌贵兴贿赂的，他却也贿不到我。”天来大喜，即刻就送过润笔银一百两来。

不知智伯受与不受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愤奇冤天来初告状 行重贿勒先访官亲

却说天来当下送过润笔银一百两，智伯哪里肯受？天来再三相强，杰臣对智伯递了个眼色，智伯就受了。又坐谈了一会，二人方才别去。走出一箭之地，智伯取出那一百两银子，递给杰臣。杰臣道：“这是天来送先生的润笔，如何给我？”智伯愕然道：“兄既是不要，何故递眼色与我？”杰臣道：“先生有所不知，天来素性拘迂固执，你若是不受他的，他倒要疑心你不同他尽力，所以我劝先生受了。”智伯闻言，也不理杰臣，翻身走到天来行里，当面还他银子。天来大惊道：“先生这是甚么意思？莫非嫌菲薄么？”智伯把杰臣的话述了一遍，又道：“我向来代人写状子，不肯受钱的，不过是个抱不平的意思。”天来还要强送时，智伯作色道：“梁兄，你这就错了，难道你看得我还不如一个张凤么？”一句话吓得天来不敢言语，连连作揖陪罪。

智伯别了去，到得次日早晨，果然亲自送来一纸呈词。天来再三致谢，款待茶点。看那呈词时，上面写道：“具禀人梁天来，禀为虎豪叠噬，抄杀七尸八命事：某悲姓寡人单，居住凌贵兴叔侄肘下，恶听堪舆之言，勒某拆居相让，长伊风水。某念父置子不弃，相拒成仇，屡被势逼，掘破坟墓，斩

伐树木，建白虎照明堂，毁拆后墙，填塞鱼池，渡头截劫，掘冈芋，割田禾，抢去玉石花盆，花梨木桌椅，种种欺噬，事事不据。某屡欲誊词上控，为母训所阻，且贫富悬殊，卵石不敌，只得忍止。讷恶十害不休，祸于戊申年六月十八夜，知某母生辰。

料某归家上寿，纠合强徒焚劫，冤杀七尸八命，蒙台验明在案，有张凤亲见亲闻，愿为确证。有此大冤，迫切沥血上鸣。乞恩丙鉴，沾仁无既！”天来看罢，再三致谢。智伯道：“梁兄可把他再三读熟，牢记在心，到了堂上随问随答，不可有误！”嘱罢辞去。天来就取呈词细细读熟，好在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来的，不必十分用心，只看了两遍就记得了。于是观着黄知县坐堂问案时，当堂呈上。

黄知县看罢，对天来道：“你怎么迟到今天，才来补呈？”天来道：“只因家中连丧七人，料理诸多后事，所以耽搁了。”黄知县道：“你这证人张凤，靠得住么？”梁天来道：“是张凤亲见亲闻，坚愿作证，可以随时到案听审的。”黄知县道：“你退去候着吧。”天来叩谢退出。黄知县就当堂签出值日原差陈德，到谭村提凌贵兴去。

陈德领了牌票，次日一早，带领众小差，来到谭村，到得贵兴家时，恰好区爵兴也在那里。陈德便指挥众小差，把两个押起。爵兴吃了一惊道：“请问贵差有甚么公事，到这里为的是甚么事？”陈德冷笑道：“你们做的事，你们自己不知，还来问我！”爵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你也应该先给公事我们看过，怎么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动起粗来！”陈德在身边取出公事，向桌上一摆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！”区爵兴取过来一看道：“既是这个公事，我就跟你到公堂走一遭，当堂先告你一个凌辱斯文！”陈德冷笑道：“好个杀人放火的斯文！”爵兴也冷笑道：“你哪一双眼睛看见我杀人放火？你们这些伎俩，只好去吓那不识字的乡下人。须知我区爵兴是个吃惯官司的，回来我只请你们本官发落。”原来陈德进门时，因为公事上有凌贵兴叔侄字样，以为他们便是叔侄两个，今忽听得爵兴这话，知道有误。公门中的人，何等油滑？又听得爵兴语言尖利，连忙改容道：“原来是区大爷，小差奉公行事，身不由主，望大爷恕罪！”说罢，便喝众小差道：“两位大爷，都是读书君子，你们不得无礼！”众小差闻言，一撒手早把两人放了。爵兴便道：“大凡告到官司，虚者自虚，实者自实，总不难水落石出。你既然知道这里凌大爷是个读书君子，那梁天来不知听了甚么人的话，告了这一状，这里免不得要递个诉词，又何必张惶着便来提人？此刻这公事上，又没有提审的日期，你何妨缓一步，到了几时要审，再来关照。等凌大爷自行投到，顺便就递个诉词，这个案不难一堂就可以了结了。”说罢，回头对贵兴道：“贤表侄！可取些茶资送给这位原差哥，让他们也好去吃碗茶。”贵兴向来未曾经过官司，方才陈德一来，已是吓的手足无措，幸得爵兴几句话，说的陈德放了手。才放下了一半心。此刻听得爵兴叫他送茶资，就连忙进去取银子，又不知送多少才好。

此刻陈德在外面，又不便同爵兴商量，自己又不曾经过这个事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只得顺手取了二百银子，拿了出未，交与陈德。

陈德双手接过，连忙道谢。心中暗想，“原来是个雏儿，倒是个好主顾。将来这案，一堂不结，未免再翻些花样，赚他几个用用。如果这案子迁延下去。好处还多呢。此刻乐得做个人情！”想罢，便陪笑道：“小差本来是奉公而行，并不是斗胆来搅扰，既然凌大爷这般赏脸，就是略缓几天，也不要紧。过几天到堂，自然有照应，但请放心！”说罢带领众小差，欢天喜地而去，

贵兴拍手大笑道：“这样容易打发的官司，怕他甚的！”爵兴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我同贤侄赶紧到省城走一遭，好歹要打点打点。”

他这个告，告得狠凶，不可不防，并不是就此可以了结的！”贵兴连忙同爵兴带了喜来，叫船同往省城，到三德号住下。

爵兴匆匆往外面去了，直到二更时分，方才回来，满头是汗道：“好厉害！原来这个呈词，系当堂呈递，还没有批，就当堂签差的。我们要递诉词，须得要抄了他的底子来，方好下笔。我今天费了大半天工夫，方才弄到，晚饭还没有吃呢！”贵兴忙叫开饭来，一面取过那呈词底稿去看道，“这个做证的张凤是谁呢？”爵兴道：“贤侄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怎么就忘了这个叫化子？”贵兴道：“哦！原来是他！他有多大前程，敢来同我作对！”爵兴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他总是在甚么地方，得了我们的凭据，方才闹出这件事来，我们要紧快些预备。我记得简勒先在番禺县里有个卯名，不知他在里面有甚么路子？明日一早叫喜来去找了他来。你在店里，另外派一个伙计到谭村去，把那两个买定了的音民，先邀了来，教他口供，要紧要紧！我吃过饭就去起诉词稿子。”

这件事很要费点心思。贤侄你也请早点睡，不要来搅扰我。”当下吃过了饭，爵兴自去打草稿。

次日一早，贵兴就起来，先打发一个伙计到谭村去，又叫喜来去寻简勒先。到了巳牌时分，爵兴方才起来，一同早饭。饭后，不多一会，那伙计已在谭村带了两个老头子来：一个叫做钱裕国，一个叫做文昌明，爵兴教了他多少见官不要畏惧，力保贵兴在家攻苦读书，不预外事的话，教了又教，方才教会。喜来也带了简勒先来，爵兴便把天来已经告发的事告诉了他，又问他里面可有线路？勒先道：“不必线路，只我便认得他的舅老爷，想来送他一份厚礼，也可以说得上去。只是闻得这位本官，十分清廉，不知说得动说不动？”爵兴道：“我们许下里面一千两黄金，许下舅老爷一千银子，见了钱没有不开眼的。只要你竭力说上去，事后自然也要重谢你。”简勒先道：“我们是自己一家人，还有甚么谢不谢？事不宜迟，我便要去！”贵兴取出五十两银子给他道：“这个拿去作个茶酒之费。”勒先不受。爵兴道：“这个不是谢你的，你去请那位舅老爷说话，吃茶吃酒，也要使用，总不能倒要你花钱。”勒先方才受了，一径来找这位舅老爷。

原来黄知县是个穷读书人出身，在江西原籍时，穷的无可过活，甚至在街头卖字，曾经娶了个小户人家的女儿为妻。这人家姓殷，娶了过来之后，殷老夫妻，不久就相继而亡。临终时，都嘱托女婿，照应小儿子殷成。这殷成从小就不成器，终日在街头赌博，又没有第二个兄弟姐妹。自从殷老夫妻死后，黄知县倒添了一个累。幸得是年乡试中式，次年连捷，中了进士，榜下用了知县，签分广东，领了部文，到省而去。路过他江西原籍时，便许下他妻子殷孺人，一朝得缺，即来接，不到几年，就题补了番禺县缺。殷孺人得信，也不等丈夫来接，便携带了兄弟殷成，投奔广东而来。殷成此时，便是官亲。黄知县知道他小舅子不成器，恐怕他在外头招摇撞骗，屡屡约束他，提防他。谁知他是个小户人家出身，真是村夫牧竖，不足登大雅之堂。衙门里的老夫子，他看见了就怕，人家同他客气，他却是涨红了脸，不懂招呼，终日却在外面，结识那些差役，不是赌钱，便是吃酒。黄知县同他呕了几回气，偏偏这位殷孺人又是护短，黄知县也无可奈何，只是肚子里气闷。这一天殷成正在衙门里出来，劈头遇见简勒先，便大叫道：“老简，你来的

好！今天里面一个人也没有，好不气闷！

你快来，我给你赶老羊去。”未知勒先如何回答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